

《石頭記》「己卯本」重探 The “Jii-Mao” vers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revisited

劉 廣 定
Kwang-ting Liu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摘要 Abstract】

筆者閱及「己卯本」原書後發現影印本多處失真。細覽其中硃筆校改，相信當是武裕庵及陶洙所為，且由所用附條紙色可知二人同時。六十四回係咸豐四年以後補入。六十七回則大約為武裕庵在民國 20 年前後依「亞東乙本」和「金玉緣本」補抄但偽稱「據乾隆抄本」。「己卯本」的某抄手似曾是怡親王府中人。前十回之墨筆評語可能多是較晚期讀者所批。另對避諱字、筆跡等問題也予討論。

The photo copy of the "Jii-Mao" vers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was found no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 after the present author had compared both in person. Careful examination l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rrection and the alteration in red-ink were likely the work by Tao Chu and by Wu-Yuh-An. Moreover, they were considered to be contemporaries from the similarity in the color of the attached paper strips. Chapter 64 was added after the fourth year of Hsien-Feng (1854). Chapter 67 was copied after the second "Ch'eng-Kao" version by Ya-Tong Publisher and the "Jin-Yu-Yuan" version around 1931, but was claimed to follow a fake copy of Chien-Lung era. Probably a copier of the "Jii-

Mao" version had been a member or employer in Prince Yi's Palace. The commentaries in black-ink in chapters 1 to 10 were likely done by late readers. The taboo word, and the handwriting were also discussed.

關鍵字 (Keywords) : 紅樓夢 (*The Red Chamber Dream*) , 石頭記 (*The Story of the Stone*) , 己卯本 (*The "Jii-Mao" Version*) , 武裕庵 (Wuu-Yuh-An) , 陶洙 (Tao Chu) , 獨有墨批 (the unique commentaries in black-ink) , 六十四及六十七回 (chapters 64 and 67)

一、前言

《石頭記》是我國著名古典小說《紅樓夢》的別名。坊間一般流傳的是清代乾隆 56 年辛亥 (1791) 或 57 年壬子 (1792) 北京萃文書屋排印本 (通稱「程本」或「程高本」)¹ 和依據它們刻印或排印的各種版本。至於「抄本」, 已知目前尚存十一種, 其中十種皆已影印問世。² 本篇所討論的抄本, 習稱「己卯本」即其中之一, 因其三十一至四十回總目錄下有「己卯冬月定本」題記而得名。

此抄本爲一殘本, 原爲董康與陶洙先後收藏, 後歸北京圖書館, 只存: 一至二十回, 其中第一回前、第十回末與十六回末有缺頁; 三十一至四十回; 六十一至七十回, 其中六十四與六十七回爲補抄。後又發現北京歷史博物館所藏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殘本, 包括五十五回後半、五十六至五十八回及五十九回前半應是董康陶洙收藏本的散失部分, 並由此兩抄本都避諱「祥」、「曉」而證明是清怡親王府的抄本。^{3,4,5} 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1980 年曾把「可以確定爲陶 (洙) 筆者予以刪除」後, 將這兩個抄本依原書尺寸合併影印, 1981 年又發行普及的「縮印本」。臺北里仁書局 1980 年底即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初版重印, 在臺發行, 稱爲《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以下簡稱「里仁書局版」)

最早研究「己卯本」的大概是俞平伯。1954 年他曾將「己卯本」中之評語收入《脂硯

1 一般以只有乾隆五十六年「序」的爲「程甲本」, 兼有乾隆五十七年「引言」的爲「程乙本」。但也有兩者混合的, 如臺北廣文書局影印之「廣文乙本」和臺北青石山莊影印之「青石乙本」。另還有部分書頁與「程甲本」及「程乙本」均不同的「第三次程印本」(參閱, 顧鳴塘:《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6 年 1 期, 頁 26-42)。

2 各本之通稱參閱, 劉廣定:《國家圖書館館刊》85 年 1 期 (民國 85 年 6 月), 頁 165-174。

3 吳恩裕:《曹雪芹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頁 216-225。

4 吳恩裕、馮其庸:《光明日報》1975 年 3 月 24 日。載馮其庸:《夢邊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2), 頁 315-322。

5 胡文彬、周雷:《紅學叢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頁 143-155。

齋紅樓夢輯評》，⁶又於是年初為香港《大公報》寫「讀紅樓夢隨筆」時，比較「己卯本」與「庚辰本」第九回鬧學堂後段，認為「庚辰本」的「改筆」寫得好。⁷陳仲筦 1963 年指出「己卯本」很有價值，例如三十四回末有一行「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因可證明「曹雪芹生前確曾一度用《紅樓夢》為全部書的總名」。故他建議將之影印，「為研究工作提供充分資料」。⁸吳世昌 1965 年討論「庚辰本」十六回中有關趙嬷嬷問省親事的雙行夾批時曾引「己卯本」以比較，並認為無論「庚辰本」或「己卯本」中之「脂硯齋凡四評閱過」、「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月定本」都是書賈「隨意加上以昂其值於廟市的花招」。⁹在影印本未問世之前能看到原抄本而從事研究者很少，據筆者所知除俞平伯和陳仲筦外、僅吳恩裕、馮其庸、胡文彬與周雷等。

吳恩裕認為「己卯本」不僅乃清怡親王府的抄本，第二代怡親王弘曉為抄手之一，而且第二回中「成者王侯敗者賊」的「王侯」就是由弘曉改成了「公侯」。¹⁰馮其庸比較研究「己卯本」和「庚辰本」後，於 1978 年寫成《論庚辰本》一書。¹¹認為：「己卯本」是怡親王府抄本的過錄本但曾依「庚辰秋月定本」以硃筆校改，現存的「庚辰本」乃據已校改之「己卯本」過錄的，而後來「庚辰本」的持有者又補入了在己卯年以後新增的評語，從字跡可判斷「己卯本」有九位抄手、「庚辰本」有五位至七位抄手且其中兩人參加過這兩個本子的抄寫。他另也認為前述陳仲筦所指出三十四回末的「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等字，乃「後來所添上去的，它並非己卯本之底本所有。」胡文彬與周雷則只比較了後發現之三回多「殘本」和「庚辰本」相應部分之差異。¹²

《論庚辰本》出版後即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例如魏譚認為「己卯本」不是「庚辰本」的底本，某人「手頭弄到己、庚兩個抄本之後，他在在校讀中發現這兩個抄本是出於同一底本，並用硃筆據庚辰本對己卯本進行校改，但他校改的不是那麼認真……」¹³王三慶對馮其庸的某些觀點覺得舉證不足而質疑，如三十四回末的「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幾字非己卯本的底本所有之說法即是。¹⁴趙岡則認為：¹⁵

6 俞平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

7 俞平伯：《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705-708。

8 陳仲筦：《文物》1963 年 6 期。載劉夢溪：《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下）》（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頁 11-30。

9 吳世昌：《中華文史論叢》第 6 期，1965 年。載劉夢溪：《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下）》（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頁 31-94。

10 吳恩裕：《曹雪芹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226-259。

11 馮其庸：《論庚辰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

12 同註 5。

13 魏譚：《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二輯，頁 241-251，1980。

14 王三慶：《紅樓夢版本研究》（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1），頁 118-153。

15 趙岡：《漫談紅樓夢》（臺北：經世書局，1981），頁 35-47。

兩個抄本（按：指「己卯本」與「庚辰本」）都是由怡王府抄藏的。己卯怡本是乾隆 24 年冬從己卯曹本抄來，庚辰怡本是在乾隆 32 年夏以後從庚辰曹本過錄而來。

自影印本問世後，與《論庚辰本》意見相異者更多，一些紅學家也有其他的新看法。除單篇文章之外，還有應必誠的《論石頭記庚辰本》¹⁶和王毓林的《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¹⁷兩本專書。尤其是後者之研究相當深入，甚有新穎見解。筆者讀過《論庚辰本》之後，取其所附影印頁與里仁書局重印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己卯本」初版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縮印本比對，發現兩次印本略有出入而某些字跡與《論庚辰本》之附圖也不同。例如十九回前附條「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在《論庚辰本》中雖未套色，但可看出墨色濃淡不一致。然兩次影印本此附條均乃鮮明一致之硃筆，故冀查看原本，以明究竟。1998 年九月在臺北舉辦的「紅樓夢文化藝術展」有「己卯本」原件展出，且展示頁之一恰為「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部分。筆者發現影印本之套色完全失真，且三十一至四十回總目頁右下方有小字，不見於影印本。幸得攜「己卯本」與「甲辰本」來臺的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黃潤華主任惠於同意，於展覽結束之次日，即 10 月 12 日上午親閱此二本之原件約兩小時。因而一些疑竇得以解決，另外也看到一些以往研究者未注意之處。雖由時間短暫，未能詳盡，但擬陳所得，請高明指教。並藉此向黃主任致無上謝意。

二、「己卯本」原件簡介

筆者寓目之「己卯本」每五回裝成一冊。共有：一至五回之第一冊，六至十回之第二冊，十一至十五回之第三冊，十六至二十回之第四冊，三十一至三十五回之第七冊及三十六至四十回之第八冊。二十一至三十回為陶洙所補抄，故黃主任未攜來臺。原書為一般所謂的「乾隆竹紙」抄成，紙色暗黃。第一冊卷首有陶洙題記三則。¹⁸第一則署「己丑人日燈下記於安平里憶園」，即 1949 年初農曆正月初七在北平所寫，說明以墨筆據「庚辰本」補抄殘缺部分、以硃筆過錄「庚辰本」所有的評批注語及、以藍筆據周汝昌錄副之「甲戌本」校錄不同處。也說明雙行夾批以「/」符號添於句旁，與「庚辰本」相同者用○號為誌，而「遇有字數過多，無隙可寫者則另紙照錄，附裝於前。」第二則記錄此抄本殘存情況，補抄部分，及批語和他本（「甲戌本」、「庚辰本」與「戚本」）之異同，並言明補抄頁「尚未釘入」。第三則署「丁亥春記於滬上憶園，時年七十」，即 1947 年在上海所寫，記曾比較此抄

16 應必誠《論石頭記庚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 王毓林：《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18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加標點以鉛字排印，但里仁書局版略去，而《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書中有一、三兩則全文及第二則之部分書影。

本六十四、六十七回與「通行本」和「戚本」（即「有正本」）的差異。

書內貼有幾張附條，按紙色可大致分為兩類：一泛黃近原書，一甚潔白。包括：

- 一、第一回前陶洙依「甲戌本」用「墨筆」補抄之「凡例」及依「甲戌本」用「藍筆」補第一回「庚辰本」中「丰神迥異」後一長段缺文，有白紙條說明「以上三條…」。
- 二、第一回二葉據「庚辰本」所補之文中「丰神迥異」上方又有一陶洙的白紙條「丰神下甲戌本多四百餘字另紙鈔附於前」。
- 三、第一回依「庚辰本」補抄部分「因毫不干涉時世方」與「從頭至尾鈔錄回來」兩葉間有「護官符下小註」，「昌明隆盛之邦」兩附條，皆泛黃，前者有陶洙之硃筆補改。
- 四、第一回末白紙條「此回亦非正文，至詩云一節是楔子，須低二格寫」，據判斷是陶洙筆跡。¹⁹
- 五、第四回末有二附條。一為「五回題云…」，墨筆，紙色泛黃；另一白紙條藍字「藍筆依甲戌本校錄，硃筆依庚辰本校錄」，乃陶洙所寫，「校」原皆作「過」。
- 六、第五回末有「六回題云…」附條，墨筆，紙色泛黃
- 七、「己卯本」十九回之首頁缺回目，十一至二十回總目亦無十九回，但顯係漏抄。因十八回末為「正是」，而其後一頁（即里仁書局版頁 186 上）起始為「話說賈妃回宮」可證。十八回末頁之後半（即里仁書局版頁 185 下）有一白紙條，硃筆「十九回回家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色暗黑且濃淡不一，筆跡與陶洙不同。梅節²⁰、王毓林²¹等都認為是「武裕庵所寫」。

原本無頁碼，其第二回之第一葉（即里仁書局版頁 10 上及 10 下）誤置於第一回第七葉之後（即里仁書局版頁 7 下）。由於陶洙手記中未言此點，應是 1949 年以後再裝訂時發生的錯誤。

後人在書中所加硃筆句讀位置有在字下及在字旁兩種，影印本多已刪除。修改抄寫錯誤之法有四：有用「、」、「」點去，或以「○」圈去，或加「△」而將正確者寫在旁邊，另種是逕在原字上添改，如於「頻」下增「卑」為「顰」。

原書中有二註記，均為暗紅色，筆跡相同，以往研究者甚少提及。一在第七冊三十一至四十回目錄頁右下，「此本照庚辰本校訖廿五年丙子三月」。一在第八冊之末，「三十六回至四十回庚辰本校訖廿五年丙子三月」。另據馮其庸報導，在十六回到二十回末有「庚辰本

19 王毓林也認為是陶洙筆跡，見註 17 頁 139。

20 梅節：《中報月刊》1982 年，總頁 1372-1378，1472-1478。又見梅節、馬力：《紅學耦耕集》（香港：三聯書店，1988）頁 163-190。

21 註 17，頁 14-15。

校訖，丙子三月」。²²王毓林也報導在三十四回末頁左下角有「庚辰本校訖，丙子三月」字樣，²³惜筆者閱時因時間匆促，未曾注意。

三、影印「己卯本」之失真

由於「己卯本」《石頭記》之原件中有陶洙之校補，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時，其編者曾將之盡量刪除。然而，「己卯本正文部分原有朱筆圈改和旁改文字，陶洙收藏時，又據庚辰本用朱筆改校己卯本正文，加於行側。此陶校朱筆與原有朱筆常易混淆，不易悉數準確辨認。為慎重計，擇其可以確定為陶筆者予以刪除，其難於斷定者，仍予保留，以便研究。」²⁴因此，影印本中可能有些不確定的部分。再者，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兩次影印本也有不一致處。

例如第二回賈雨村描述甄寶玉讀書，「縮印本」33頁在「不然我心里胡塗」的「我」左邊以硃筆添「自己」兩字，但據初印本重印之「里仁書局版」17頁上則無「自己」兩字。按「庚辰本」此處為「不然我自己心里糊塗」，故硃筆「自己」兩字應乃陶洙所添，以刪去為宜。同樣在「縮印本」39頁第三回第一頁第三行，有硃筆添加「故忙道喜…」二十字。應乃陶洙據「庚辰本」所添，「里仁書局版」20頁上已刪除。「縮印本」還有其他類似之例，茲不贅述，但此有彼無，將令使用者莫知所從。

另一種是雖然陶洙有所增補，但非依「庚辰本」等其他版本而能有助於閱讀了解者，則不宜刪去。如第六回寫王狗兒之祖父向鳳姐祖父「連了宗認作姪兒」，「己卯本」墨筆旁加「與賈雨村遙遙相對」。「縮印本」111頁此八個字有硃筆添加的（），表示是批語。同回112頁劉姥姥說王狗兒「成什麼男子汗（按：乃「漢」之誤）大丈夫呢」，其旁也有墨筆旁加「為紉褲下針卻先從此等小處寫來」，²⁵也加了硃筆的（）。按（）是新式標點符號，應係陶洙或近代人所加，第二回末「己卯本」獨有之雙行夾批「語言太煩…」亦然。「里仁書局版」19頁上第二回處有硃筆（）號，但第六回56頁上及56頁下卻無硃筆（）號。筆者以為這些（）號可區別評註與正文，皆不宜刪除。

「套色」方面也有幾個問題。原書之硃筆添改顏色明暗濃淡不一，表示非一人一時所為，但影印本未能區別，將混淆讀者的判斷。還有就是「套色」的正確性，筆者發現四處與原書不同。

22 馮其庸：《夢邊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298-314，特別是頁309。

23 註17，頁139。

24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凡例七」。

25 均同「甲戌本」，討論見後（八）節。

- 一、第一回之間陶洙依「甲戌本」用「藍筆」補「庚辰本」中「丰神迥異」後一長段缺文「這石凡心已熾……登時變成」。原書只在「…變成」後有一藍色「」符號，影印本卻在全段前後用紅色「」符號。
- 二、第五回之首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初印本只有以「覺」改「較」和添入「年」字兩處硃筆改文，「縮印本」93頁則多硃筆一行又一「便」字。唯其「照原色影印」的附錄第八頁與之有異，硃筆行邊無「/」符號而「便」字為藍色。經檢視原書得知硃筆行邊確有「/」而「便」字為紅色，且除「較」上有硃點外，「歲數」的「數」上也有一硃點（即改「歲數」為「年歲」），影印本之「數」上均無硃點，實誤。
- 三、十九回「縮印本」389頁第六行的雙行夾批「一段情侶脂硯」。其中「脂硯」兩字是墨筆，上又有紅色，似是「套色」印刷時之失誤，但原書此處為墨筆而非硃筆，里仁書局版也是墨筆。
- 四、三十八回詠菊詩之後，「縮印本」599頁或「里仁書局版」300頁（上）末行「未供之先」的「未」皆是硃墨兩重。但原書此處似為缺字，以暗色硃筆補入。

影印「己卯本」之另一缺失是未能明確表現不同情況的「附條」。前(二)節已言「附條」紙色分兩種，淺見以為可能代表寫者年代不同，惜影印本並未說明。再者，六十七回後「石頭記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武裕庵補抄」的墨字，據王毓林研究之報導，乃寫在附條上。²⁶但影印本卻未以附條方式印出，也未說明，實會誤導使用者。

四、陶洙之校補

依照陶洙1949年初寫在卷首的自述，他所校補之部分共有三種：

- 一、以墨筆據「庚辰本」補抄正文之缺。
- 二、以硃筆過錄「庚辰本」之「評批註語」。
- 三、依周汝昌錄副之「甲戌本」，以藍筆校錄「所有異同處及眉評旁批夾注」。

然由於陶洙留下大量字跡可為比對，而有實例可證他曾據「甲戌本」等本以硃筆校改前據「庚辰本」所補抄之文字或原本文字。例如第一回補抄之第一頁下「…可悅世之目…」旁邊有硃筆增字「\耳」，應係依「甲戌本」「…以悅人之耳目…」而改。又如第八回寶玉和寶釵「比通靈看金鎖」一段，「己卯本」的「縮印本」159頁第四行將「甜系：」照「甲戌本」以硃筆改「系」為「絲」。同頁第五行在左邊有硃筆增字「未/」、「香」，經查原書可知乃因右邊已有藍筆之補批「不知比群芳髓如何」及「真：罵死一千濃粧…」，只好寫於

26 註17，頁135-137。

左邊。故知影印的「己卯本」中很多硃筆添改仍係陶洙所爲，而非來自「早期抄本」。²⁷

藉著陶洙之校補文字可以判斷一些較複雜之情況。如上述「縮印本」159頁第九行有硃筆在「代玉已搖：的…」旁增「擺：」（「里仁書局版」80頁上）而成了「代玉已搖：擺：的…」。

然「擺擺」兩字不見於「庚辰本」，也不見於「甲戌本」和「有正本」等。這是「程高本」的寫法，也見於「甲辰本」與「楊藏本」兩種抄本。從「己卯本」原書則知這兩字在陶洙用藍筆按「甲戌本」校錄之前已有，因他在「搖：」右邊所添補的旁批「二字畫出身」係分二部分，藍色「二字」在紅色「擺：」之上而「畫出身」在「擺：」之下，且他有硃筆眉批「○無擺：二字」表示「擺擺」兩字不見於「庚辰本」。因此「擺：」二字非陶洙所添。究竟是何人、何時、據何本所增？將於後文探討。

1947年到1949年陶洙校補所藏「己卯本」時，或因年事已高，常未能精確。現舉兩個例子：

一、第三回襲人說「通靈玉」的來歷時「己卯本」爲：

……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聽得說落草時從他口裡掏出來的，上面現成的穿眼，讓我拿來，你看便知。（「縮印本」第62頁）

各抄本大致同此，但「庚辰本」是：

……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上頭還有現成的眼兒，聽得說落草時是從他口裡掏出來的，等我拿來，你看便知。（「宏業本」第72頁，字下橫線爲筆者所加）

可能陶洙起初沒看出兩者只是字句順序有差，故在「不知來歷」旁以硃筆添上「上頭還有現成的眼兒」幾字。但隨即發現而用吸墨紙將之吸除，因此「己卯本」的原本此處只有極淡的字蹟。不過，他仍添了「還有」與「是」，及點改了「讓」字。

二、「己卯本」第九回鬧學堂部分，有寶玉的一段話：

……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他們打我們。茗煙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爲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煙，連秦鍾的頭也打破，這還在這裡念什麼書？（「縮印本」186頁）

27 紅學家具此觀點者如：

(一)應必誠，同註16。

(二)王毓林，同註17。

(三)梅節，同註20。

(四)楊傳鏞：《貴州文史叢刊》1985年第4期，頁105-111。

(五)尹榮照：《紅樓夢研究集刊》十三輯（1986），頁261-279。

(六)朱淡文：《紅樓夢論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301-302。

各本大致相同，但「庚辰本」作：

……大爺反倒派我們的不是，聽著大家罵我們，還調唆他們打我們茗煙。連秦鍾的頭也打破，這還在這裡念什麼書？茗煙他也是爲有人欺負我的，不如散了罷！（「宏業本」210頁）

很明顯是「庚辰本」抄寫有誤，以致不甚通順²⁸ 陶洙卻未察知，反用硃筆依「庚辰本」下畫橫線的字點改或添改了「己卯本」。

其他抄錯一、二字之處還很多，例如馮其庸即指出前三回補抄部分有二十八個錯。²⁹

至於三十一到四十回，王毓林認爲早在民國二十五年陶洙已校對過「己卯本」。³⁰ 前(二)節所述筆者在原書中看到兩暗紅色註記，「此本照庚辰本校訖廿五年丙子三月」與「三十六回至四十回庚辰本校訖廿五年丙子三月」，的確酷似陶洙之筆。³¹ 但細覽內文覺硃筆校補實有兩種，細筆者或屬陶洙，而墨色與兩註記並不一致。至其校對，亦未完全依照「庚辰本」。例如三十八回「縮印本」599頁或「里仁書局版」300頁上共有三處：

- 一、「殘菊」詩第二句「才」改爲「纔」，³² 但「庚辰本」作「才」。
- 二、第四行「稱揚不絕」未按「庚辰本」之「稱揚不已」而改。
- 三、末行「口齒噙香一句」未按「庚辰本」之「口齒噙香句」而刪去「一」。

五、武裕庵之校改註記

「己卯本」六十七回末有墨筆附條「石頭記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武裕庵補抄」。故由六十七回特殊字跡與寫法可以察出「武裕庵」這人在書中所寫下之校改註記。一般言，凡是「粗筆觸」而如「人」、「是」、「出」、「知」、「門」、「走」、「襲」等許多字，及「口」、「乚」、「讠」等邊旁都有特別寫法者，則可判定是「武裕庵」筆跡。³³ 因

28 但俞平伯認爲「庚辰本」的「改筆」寫得好。見註7。

29 註22，特別是頁304-306。

30 註17，頁139-140。

31 尹榮照認爲是董康所寫，見註27(㉔)，頁274-276。

32 梅節認爲是「武裕庵」改「才」爲「纔」，見註20。

33 紅學家具此觀點者如：

(一)應必誠，同註16，特別是頁151-158。

(二)王毓林，同註17，特別是頁89-95。

(三)梅節，同註20。

(四)楊傳鏞，同註27(㉔)。

(五)尹榮照，同註27(㉔)。

(六)季稚躍，《紅樓夢學刊》1983年第1輯，頁271-277。

此影印「己卯本」中很多墨筆和硃筆文字已可認定為「武裕庵」所寫。除一些過去很多人以為是「早期」註語，如：

十七至十八回，「縮印本」345頁或「里仁書局版」172頁下之硃筆眉批：

不能表白後是第十八回的起頭；

十九回回前硃註：

移十九回後；

十九回回前「附條」：

十九回回家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

十九回回末硃筆：

情切切…及十九回終；

三十二回回末墨筆：

第三十二回評；

三十四回回末墨筆：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及第三十四回評，

還有不少「早期硃筆」校改文字大約也出於其手。前四節所述第八回之「擺擺」即是其一。

武裕庵究竟依據何種本子校補，馮其庸認為旁添之「笨拙的粗筆觸」字體是按「程甲本」，但六十七回是據「程乙本」。³⁴ 應必誠則籠統地說是依「程本」，而六十七回乃照「程乙本」補抄，³⁵ 王毓林以為均是「另一種脂抄本」。³⁶ 蔣維鈞統計硃筆改文 1754 處中有 564 條不同於「庚辰本」的正文與改文，認為係依一「X本」。³⁷ 楊傳鏞也說：「武裕庵校改己卯本，用的是某個程本。」³⁸ 各人看法不一。細覽武裕庵校補文字，淺見以為應該是依據「程高本」。

然欲判斷是那種「程本」，則有困難。原因有二，一是武裕庵之校補不甚嚴謹，常有漏改。以三十八回菊花詩中「咏菊」的「口齒噙香對月吟」句及下文「…你的口齒噙香一句…」與「…敵不上口齒噙香…」為例，可知不同本子有幾種寫法：

一、「口齒噙香對月吟」；「…你的口齒噙香一句…」；「…敵不上口齒噙香…」（聖藏本，甲辰本，蒙府本）。

34 註 11，頁 44-48。

35 同註 33 (一)。

36 同註 33 (二)。

37 蔣維鈞：《紅樓夢研究集刊》十三輯（1986），頁 281-294。

38 同註 33 四。

- 二、「口齒噙香對月吟」；「…你的口齒噙香一句…」；「…敵不上口齒噙香…」（庚辰本）。
- 三、「口角噙香對月吟」；「…你的口角噙香一句…」；「…敵不上口角噙香…」（舒序本）。
- 四、「口角噙香對月吟」；「…你的口角噙香一句…」；「…敵不上口角噙香…」（程甲本、廣文乙本、青石乙本、東觀閣本、金玉緣本）。
- 五、「口底噙香對月吟」；「…你的口底噙香一句…」；「…敵不上口底噙香…」（有正本）。
- 六、原為「口齒噙香對月吟」；「…你的口齒噙香一句…」；「…敵不上口齒噙香…」改文成「口角噙香對月吟」；「…你的口齒噙香一句…」；「…敵不上口齒噙香…」（己卯本）。
- 七、原為「口齒哈香對月吟」；「…你的口齒哈香一句…」；「…敵不上口齒噙香…」改成「口角噙香對月吟」；「…你的口齒哈香一句…」；「…敵不上口角噙香…」（楊藏本）。

除「楊藏本」正文、改文均較混亂外，他本前後三處皆為一致。「己卯本」三處原亦一致與「聖藏本」、「甲辰本」、「蒙府本」相同，比「庚辰本」多一「一」字。照「程高本」系統改「齒」為「角」時只改了第一個，而漏改後兩個。

再者，除了只有乾隆五十六年「序」的「程高本」是「純」的「程甲本」外，一般所謂的「程乙本」實多為「程甲本」與「程乙本」之混合，如「廣文乙本」和「青石乙本」均是。另還有部分書頁之差異，故難判斷是「程甲本」抑「程乙本」。例如三十九回首頁回目：

- 一、「程甲本」，³⁹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東觀閣本、金玉緣本均同）
- 二、「程乙本」，⁴⁰村姥姥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 三、「廣文乙本」，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 四、「青石乙本」，老村嫗作信口開河 小痴郎悞尋根究底。

又如六十三回末頁賈蓉向尤老娘所說的話：

- 一、「程甲本」，…要尋兩個有根基，又富貴、又年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父，好聘嫁這二位姨娘…（東觀閣本同）
- 二、「程乙本」，…要尋兩個有根基的富貴人家，又年輕、又俏皮兩位姨父，父親好聘嫁這二位姨娘…

39 《程甲本紅樓夢》（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40 筆者未親睹「真正的」程乙本。啓功注釋本《紅樓夢校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據稱以乾隆壬子（1792）木活本為底本（臺北里仁書局1983年《紅樓夢校注》同此），汪原放句讀本《紅樓夢》（上海：亞東圖書館，1927）乃以胡適所藏乾隆壬子（1792）本為底本。二者此回目及下引六十三回均相同。

三、「廣文乙本」，…要尋兩個有根基的富貴人家，又年輕、又俏皮兩位姨娘，父親好聘嫁這二位姨娘…

四、「青石乙本」，…要尋兩個有根基，又富貴、又年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父，好聘嫁這二位姨娘…

五、「金玉緣本」，…要尋兩個有根基，又富貴、又年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父，好聘嫁…表示幾種「程乙本」各不相同，故恐無法斷定武裕庵依據何種「程高本」來校改「己卯本」。

六、武裕庵補抄六十七回之依據

武裕庵補抄的六十七回與現已公諸於世之抄本皆不相同，筆者將之與幾種「程高本」比對後得下列結論：

一、「青石乙本」除十五頁下第五行「渡別人」之「渡」乃錯字，其餘全同「程甲本」。

二、「廣文乙本」除一頁上之「賈給」（應作「賈珍」），「湘雲」（應作「湘蓮」）二明顯錯誤外，其餘不見於「程甲本」的「錯字」，如一頁下之「我哥哥」（應作「你哥哥」）；二頁上之「總明人」（應作「聰明人」）等十餘處皆與「乾隆壬子（1792）木活本」相同。⁴¹故「廣文乙本」的六十七回同於「程乙本」。

三、凡「程甲本」和「廣文乙本」不同之處，「己卯本」的六十七回大多數同於「廣文乙本」，但上述的「錯字」則如「程甲本」並無錯誤。

四、各「程高本」形容趙姨娘去見王夫人時都用「蠍蠍螫螫」四字，「東觀閣本」與「金玉緣本」亦同。「己卯本」卻是原抄為「蝎蝎螫螫」，在「蝎」旁添「欠」改成「蠍蠍螫螫」。其他抄本作「蠍蠍螫螫」的有「蒙府本」和「楊藏本」，而「聖藏本」、「甲辰本」與「有正本」則作「疊疊歇歇」。筆者經眼之各種版本中只有民國十六年上海亞東圖書館鉛印本在此處為「蝎蝎螫螫」。

五、「己卯本」的六十七回中有些墨筆和硃筆「改字」，多係依「程甲本」。

六、回末為「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且聽下回分解」，明顯漏一「姐」字未改。「程甲本」、「廣文乙本」、「青石乙本」和「東觀閣本」均是「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此回內容同「程高本」系統的「楊藏本」亦為「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而「蒙府本」為「未知鳳姐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然「金玉緣本」同「己卯本」作「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且聽下回分解」。

按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汪原放句讀之《紅樓夢》乃以胡適所藏「程乙本」為底本排印

41 據臺北里仁書局1983年《紅樓夢校注》頁1135-1136。

(以下簡稱「亞東乙本」⁴²)，經過多處校正，⁴³已失「程乙本」原貌，但書中錯字比其他抄本、印本都少，適於一般閱讀。上述「廣文乙本」六十七回裡的「錯字」已在「亞東乙本」中改正如「程甲本」。「金玉緣本」屬於「程甲本」系統，是清末民初流行版本之一。因此，武裕庵補抄、校改之六十七回很可能是依據「亞東乙本」⁴⁴和「金玉緣本」，並非什麼「乾隆抄本」。

至於其中少數一些與各本都不一致處，如「縮印本」908頁或「里仁書局版」454頁下「反倒落了個空，白張羅了會子」，各本均作「反倒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可能是校改者之漏改，就如上文所言「鳳姐」的「姐」字遺漏未添一樣。

七、武裕庵補抄六十七回之年代

若如上節所述，很可能武裕庵乃依據「亞東乙本」和「金玉緣本」補抄「己卯本」之六十七回，則補抄的年代當在民國十六年以後。以下將討論其是否合理。

由於六十七回末有墨字「石頭記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武裕庵補抄」，以往研究者多認為「武裕庵」是嘉道年間人，⁴⁵但王毓林從六十四回用避諱字「甯」代「寧」而以「六十七回的補抄必是在道光年間或道光年以後。」⁴⁶實際上，以「甯」避道光帝諱「旻寧」是咸豐四年以後之事，⁴⁷然入民國仍有人用「甯」代「寧」。例如王靜安先生到了民國十一年仍自署「海甯王國維」。⁴⁸故六十四回的補抄在咸豐四年至民初之間。因六十四回有「武裕庵」校改的筆跡，所以「武裕庵」校改補抄「己卯本石頭記」時間更遲。

幸好「武裕庵」在十九回之回前頁留下「十九回回家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一張「附條」。紙質較白，和陶洙所用的差不多，但迥異於一回前及四、五回末之泛黃附條。假

42 徐仁存、徐有為之《程刻本紅樓夢新考》（臺北：國立編譯館，1982）以「亞東乙本」為「程丁本」。

43 汪原放：「重印乾隆壬子（一七九二）本紅樓夢校讀後記」。載，胡適等：《紅樓夢考證》（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61）「附錄」。

44 徐仁存與徐有為曾認為「己卯本」六十七回乃據他們所謂的「程丁本」，但無詳細討論。參閱，徐仁存、徐有為：《中外文學》15卷12期（1977），頁14。

45 例如：（一）馮其庸，同註11，特別是頁44-47。

（二）應必誠，同註16，特別是頁160。

（三）蔣維鏞，同註37，特別是頁292。

46 王毓林，同註17，特別是頁95-97。

47 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頁218-219。

48 例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附圖中之墨跡為「壬戌四月海甯王國維」。

設附條紙色新舊可以表示年代之遲早，則「武裕庵」與陶洙差不多是同一時代人。筆者前曾推測「己卯本」六十四及六十七回外其他各回約抄成於道咸之際。⁴⁹若泛黃色附條稍遲些，如在咸豐年間(1850—1861)，則距民國20年(1931)前後已有七、八十年，距1947—1949年陶洙抄校也有九十餘年。時間相差七十到九十多年，紙色當有明顯不同。故若以「武裕庵」校改補抄的時間在民國二十年左右，則合於前(六)節他依據「亞東乙本」和「金玉緣本」之假設。至於徐仁存、徐有為認為「亞東乙本」是據「乾隆六十年(1795)排印本」(稱為「程丁本」)重印之說，⁵⁰顯與汪原放的報導⁵¹不符，未可採信。

筆者推測，胡適之先生民國十七年發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介紹「甲戌本」後，世人方知有硃墨評記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乾隆抄本」的重要性。故「武裕庵」將其擁有的殘本依「亞東乙本」和「金玉緣本」補抄六十七回並用硃墨兩色做些校改、加些註記，偽稱「乾隆抄本」。正如吳世昌說的，是書賈「隨意加上以昂其值於廟市的花招」。⁵²

故現存「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之「己卯本」中硃筆註記都是近人「武裕庵」和陶洙所為。「己卯本」原來應是只有墨筆批註的。⁵³過去好多位紅學家依據「己卯本」的硃批來研究庚辰、己卯兩本之間關係，⁵⁴宜予重議。

八、其他問題

關於「己卯本」筆者還有幾點拙見：

一、避諱字的問題

筆者前由「寧」字避諱而推測「己卯本」非補抄各回約抄成於道咸之際，其中並無怡親

49 劉廣定，同註2。

50 同註42，特別是頁25-26。

51 同註43。

52 同註9。

53 紅學家具此觀點者例如：

(一)應必誠，同註16，特別是頁158-160。

(二)王毓林，同註17，特別是頁97-100。

(三)梅節，同註20。

(四)楊傳鏞，同註27。

54 除見前引之註5、註11、註13、註15、註16、註17、註37等外，尚有多人，例如：

(一)王三慶：《華岡文科學報》十五期(1983)，頁237-245。

(二)何林天：《紅樓夢研究集刊》十二輯(1985)，頁237-251。

(三)勞德寶：《紅樓夢研究集刊》十三輯(1986)，頁295-310。

(四)楊傳容：《紅樓夢學刊》1991年第4輯，頁307-312。

王弘曉之手跡。⁵⁵ 查閱「己卯本」原書時，可確認其中部分「祥」字和「曉」字缺筆不是由於蛀損，而此書也不是「怡親王府抄本」。至其是否為「怡親王府抄本的過錄本」？筆者亦持否定之看法。怡親王在雍乾時期地位特殊。《怡府書目》收書四千五百餘種，多罕見善本，乾隆開四庫館，「各地藏書家進呈圖書，獨怡親王府之書未進呈」，⁵⁶ 即為一證。乾隆三、四十年時，《紅樓夢》已「膾炙人口」，怡親王府更不必忌諱。《怡府書目》不載《石頭記》或《紅樓夢》，可知府中並無是書。

「己卯本」原書之部分「祥」字和「曉」字缺筆，應是「避諱字」。由於「王府」裡的人應有避王爺名諱的習慣，而歷代在位怡親王之名為：允祥（雍正元年至八年），弘曉（雍正8年至乾隆43年），永琅（乾隆43年至嘉慶4年），奕勳（嘉慶4至23年），載坊（嘉慶24至25年），載垣（道光5年至咸豐11年，革爵、賜自盡），載敦（同治3年至光緒16年），溥靜（光緒17至26年，革爵），毓麒（光緒28年至民國成立）。⁵⁷ 有可能「己卯本」的某抄手道光以前曾在怡親王府，或是怡親王府後人，故習慣性避「祥」、「曉」、「琅」、「勳」等字諱。其中「琅」字「己卯本」中未見，而「勳」字較難判斷。⁵⁸

至於「庚辰本」七十八回缺筆之「祥」，黃崢曾比對過「己卯本」中五處有「缺筆祥字」之抄手筆跡，發現無一與「庚辰本」七十八回有缺筆處相同。⁵⁹ 因而筆者同意李少清所言，現存庚辰本非據己卯本過錄，七十八回缺筆之「祥」乃一錯字。⁶⁰

二、獨有墨評的問題

「己卯本」前十回有一些墨筆評語，前人少有討論。這些墨評是：

(一)第二回末雙行夾批：語言太煩，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視墨如土矣。雖演至千萬回亦可也。

(二)第六回側批：與賈雨村遙遙相對。

為執褲下針卻先從此等小處寫來。

(三)第八回「金鎖」下：不離不棄與莫失莫忘相對，所謂愈出愈奇芳齡永繼又與仙壽恒昌一對，請合而讀之，問諸公歷來小說中可有如此可巧奇妙之文，以換新眼目？

(四)第十回側批：因何無故結（給？）許多銀子，金母亦當細思之。

55 同註2。

56 同註3，頁230。

57 《清史稿》「皇子世表四，聖祖系」。此外另有追封怡親王的綿標（嘉慶4年卒）。

58 「有正本」和「舒序本」第二及第三回均為「勳」，但其他抄本則寫成「動」下加四點。似是俗寫，但似也可視為避諱。

59 黃崢：《紅樓夢學刊》1983年第三輯，頁289-296。

60 李少清：《紅樓夢研究論叢》（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頁244-257。

如此弄艮（銀？），若有金榮恩在，亦可得。

這賈門的親戚比那賈門的親戚。

未必能如此說。

不論誰是誰非，有錢就可矣。

何不叫秦鍾的姐姐。

還有這麼個好小舅子。

眼前竟像不知者。

何必又用金母著急。

爲（未？）必能如此。

除第六回二側批爲「甲戌本」雙行夾批，而其中「爲紬褲下針卻先從此等小處寫來」一條在「楊藏本」誤爲正文，可見在「楊藏本」所依據之底本中也是雙行夾批。其餘各條皆不見於他本。第八回「金鎖」下的兩條評語切合文義，應屬「脂評」，但爲他本抄者略去。

第二回末之雙行夾批顯然是對作者寫作方式的負面批評，和一般「脂評」不同。第十回的十條側批也是類似「調侃」筆墨，與多數「脂評」有異，極可能均是晚期讀者所爲。

三、筆跡問題

馮其庸指出「庚辰本」和「己卯本」有部分書頁筆跡相同，而認爲兩者之眾多抄手中有相同者。⁶¹此點似未見異議。但淺見以爲同一抄本或可如此判斷，不同抄本則宜慎下結論。多年前吳恩裕曾言故宮所藏曹家奏摺中，「曹頌此摺之小楷酷似庚辰本紅樓夢脂硯齋批中之若干條」。⁶²趙岡、陳鍾毅於1971年甚至認爲「甲戌本」、「己卯本」與「庚辰本」都是曹頌所抄。⁶³引起徐復觀，⁶⁴周策縱，⁶⁵翁同文⁶⁶和趙岡⁶⁷的大論戰，結果是不了了之。其實習過同一字體的人，寫法就可能近似。只要看看《故宮文獻》所載不同人之奏摺即明。因此，雖「庚辰本」和「己卯本」有部分筆跡相同，也不能確定必是同一人所抄。

至於十六回到二十回和三十一至四十回曾於民國25年「照庚辰本校訖」，究是何人所

61 同註11，頁12-13。

62 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十種》（香港：中華書局，1963），頁130。

63 趙岡、陳鍾毅：《明報月刊》70期（1971），頁32-34。

64 徐復觀：《明報月刊》70期（1971），頁25-31；71期（1971），頁58-59；72期（1971），頁33-36；77期（1972），頁37-38。

65 周策縱：《明報月刊》77期（1972），頁33-36。

66 翁同文：《幼獅文藝》40卷5期（1974），頁35-42。

67 趙岡：《明報月刊》72期（1971），頁94-95；78期（1972），頁93-94。

爲，從影印本似難判斷。應察看未經刪除部分硃筆的原書，纔能獲得答案。

九、結論

「己卯本」原書影印本多處失真，可能誤導使用者。筆者研究結果，相信原書之硃筆校補乃武裕庵及陶洙所爲，道咸年間抄成時原書只是墨筆。由所用附條紙色可知武裕庵和陶洙爲同時人。六十四回係咸豐四年以後補入，而六十七回爲武裕庵在民國二十年前後據「亞東乙本」和「金玉緣本」補抄並加註記校改，僞稱「乾隆抄本」。「己卯本」的抄手可能曾是怡親王府中人，「庚辰本」和「己卯本」雖有部分筆跡相同，並不能確定必是同一抄者。前十回之墨筆評語可能是較晚期讀者所批。

（民國第二己卯暮冬始筆，庚辰人日竣稿）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的成書與問世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N The Chun-Tsew Tso-Chuen Du by Zhang Tai-Yan

黃 翠 芬

Tsui-feng Huang

朝陽科技大學

【摘要 Abstract】

清代研究《左傳》大篇幅的著作不多，《春秋左傳讀》是章太炎先生訓解經書的第一本專著，也是清末民初考釋《左傳》的巨著。章氏為何注經？為何傾全力注《左傳》？又注解方式如何？《春秋左傳讀》寫成於何時？為何又遲遲不刊行？其中癥結有待釐清。本文試圖從章氏的研讀經籍過程，瞭解其啓蒙、志向確定和師承；再者，從重視《左傳》、為駁斥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及補訂前人訓解的不足瞭解章氏撰寫的動機；而章氏訓解的方式約略是：蒐證古文古訓、闡發義理及為《左傳》論辯伸張。當章氏於光緒 22 年（西元 1896 年）寫完《春秋左傳讀》時，卻因有待補充修訂、中途遺失、不能獲得師執肯定以至於一再延宕，直到民國 2 年（西元 1913 年）才有手抄的石印本出刊。

There are few considerable researches on The Tso-Chuen in Ching dynasty. By the end of Ching dynasty, On The Chun-Tsew Tso-Chuen du by Mr. Zhang Tai-Yan is not only the first specialized book that adds glosses to the literary books, but also a monumental work that explains The Tso-Chuen. Some cruxes need to be clarified among these questions: why and how Mr. Zhang add glosses to the book? Why did he devote himself to The Tso -Chuen? When did Mr. Zhang finish On The Chun -Tsew Tso-Chuen du? Last but not least, why did he postpone the publication? The essay attempts to comprehend Mr. Zhang's enlightenment, decision, and succession by examining the process he studied the ancient books. Moreover, the essay aims to approach Mr. Zhang's motive of writing the

book by scrutinizing his emphasis on The Tso-Chuen, refutation of The Xin-Xue Wei-Jing Kao by Kang Yu-Wei, and addition to the lacking glosses by his predecessors. Approximately Mr. Zhang employed three ways to write glosses, which were collecting and verifying the previous glosses, investigating the meanings and reasons, and justifying the propositions in The Tso-Chuen. Although Mr. Zhang completed writing On The Chun-Tsew Tso-Chuen du in 1896, the manuscripts sculptured on the stones were not published until 1913. The need to revise, loss of his drafts, and denial of his mentors had deferred the publication

關鍵詞 (Keywords) : 章太炎 (Zhang Tai-Yan) 、《春秋左傳讀》 (The Chun-Tsew Tso-Chuen du)

緣起

章太炎先生以學者身分，熱情投入革命行列，致力復興強國，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革命事業上貢獻卓越；他曾闡釋「中華民國」國號的意義；也曾駐足臺灣。他不但是近代史上具有影響力的民族革命家和思想家，也是民國以來卓越的國學大師，不但博通古今，更用心發揚國粹，研治國學淵博精深。不僅在音韻小學的成就超越前輩；在經史、辭章、義理也皆卓然成家。有關章太炎先生的相關研究專著日繁，普獲高度重視和價值肯定¹！

有清一代，專門研究《左傳》的宏篇巨著不多，章太炎的《春秋左傳讀》是繼清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疏證未完）清末民初的重要代表。《春秋左傳讀》雖不是太炎先生一生當中最得意的著作，卻是他訓詁上第一本專著。在《左傳》學術研究發展過程中，文字形義音的釐清、對典籍原文、古今經說異同、及真偽問題的研究一再力求精審之時，無疑的章氏《春秋左傳讀》在訓解上多所辯證；所運用的學術方法、訓詁及考證，也因太炎先生在語言、文獻及相關思想、性質的學養，立論闡釋的邏輯也有所差異。不管在微言訓解技巧的改進與累積，或是大義的詮釋與啟發，在近代《左傳》學的發展中《春秋左傳讀》是一本值得吾人注意和研究的經疏。

對於章氏《春秋左傳讀》，前人鮮少詳述，所以未獲得應有的重視，是由於政治環境使然，或被他人卓越的音韻小學、經史義理成就所掩蓋，不一而足。然而，《左傳》學確是章氏早年經學致力所在，《春秋左傳讀》也是他在清末民初之際致用所學的新疏。為對章氏《春

1 參王汎森著《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1985年，初版）作者於「新序」中列舉所見關於太炎研究的專書，近年更有香港大學舉辦章太炎先生國際學術會議，各種跡象顯示，太炎研究已逐步蔚為大國。

秋左傳讀》有更進一步的瞭解，進而肯定其在《左傳》學術研究的價值，筆者乃藉本文，試圖釐清章氏撰述《春秋左傳讀》始末。從課經治經、著述動機、治《傳》要略到書成問世，明其過程、索其脈絡，俾對於《春秋左傳讀》的撰定刊行有較完整的體察和認知。

(一)課經治經

章炳麟，初名學乘，字枚叔，又一字太炎，號荊漢，浙江餘杭縣人。生於清同治7年（1868），卒於1936年，正當西學東傳，運會交替，相與激盪的年代。當此之際，章氏力倡排滿革新，尤其在民族大義的啓迪、革命思想的根植和革命情緒的鼓舞，終其一生用力最勤。章氏以《春秋左傳讀》作為他訓詁上第一本專著，就須從這民族意識的根源瞭解起。

1. 民族意識之啓蒙

從章氏一字「太炎」，就十足彰顯他民族意識的覺醒。章氏少時嚮往明季遺老顧炎武為人，並私淑黃梨洲先生。亭林名絳，又名炎武；而梨洲字太沖。因追慕崇仰二人，章氏不但易名「絳」；更取「太沖」「炎武」而字「太炎」。因每自署「太炎」，海內學者咸以「太炎先生」稱之。² 因此，縱觀章氏所撰寫的大量政論文章和專著³，在在展現他平生學術和志業，都為實現民族大義和發揚民族文化而不遺餘力！

《春秋左傳讀》就是章氏早年洋溢民族情懷具體實踐的著作。而春秋大義的根植、解經能力的奠基則始自於外祖父朱有虔（左卿）先生的課讀啓蒙。章氏「自訂年譜」載：光緒2年（1876）九歲「外王父海鹽朱左卿先生，諱有虔，來課讀經，時雖童穉，而授音必審，粗為講解。課讀四年，稍知經訓，暇亦時以明清遺事及王而農、顧寧人著述大旨相曉，雖未讀其書，聞之啓發。」⁴ 外祖父朱有虔出身海鹽漢學世家，由他親身課經、審音、辨義，使他獲得樸學正規啓蒙；並藉王夫之、顧炎武等明清遺老著述及遺事的體察，曉義國性大旨。

又汪東先生〈餘杭章先生墓志銘〉：「粵在幼年，已開宏業，外祖朱氏，嘗授以春秋大義，謂夷夏之辨，嚴於君臣，服膺片言，以至沒齒。」⁵ 可見章氏對於外祖朱氏所教授的春秋「夷夏之辨，嚴於君臣」大義，深為感召，不敢或忘，逐日增強反清革命意識。

2 參章炳麟撰《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8月，2版），頁49-52〈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

3 參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有不少函電、時評、詩文、演說辭等，這些研究論文數量超過一千五百篇，內容遍及政治學、社會學、哲學、經學、文學、史學、醫學等等。

4 《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2），頁1。

5 參《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2），頁50-51。

稍長，其「自訂年譜」曰：光緒6年（1880年）十三歲「外王父歸海鹽，先君躬自督教，架閣有蔣良騏『東華錄』，嘗竊窺之。見戴名世、呂留良、曾靜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賤夷狄之旨。先君不知也。」⁶雖然外祖歸鄉，此後章父課教督導，章氏胸懷民族卻未嘗一日或減，私下讀《東華錄》，見民族慘遭荼毒，內心更是憤然不平，種族之感，興復之念，激盪胸膛，不可自抑。

2. 治經志向之確立

太炎先生治經先力學以紮實根柢。由於家學淵源，其「自訂年譜」述：「祖諱鑑，字聿昭。考諱濬，字輪香。」祖父曾附貢生，父廩貢，「炳麟行三，長兄炳森（錢），字椿伯，長經學、醫學、算學，仲兄炳業（箴），字仲明，長史學，皆名孝廉。」⁷有兄二人，並為遜清舉人，一門書香，濡染其間，加上父兄刻意督導，章氏逐步建立國學根基。

又「自訂年譜」述：「光緒九年（1883年）十六歲，先君命赴縣應童子試，以患眩厥不竟，先君亦命輟制義，頗涉獵史傳，瀏覽老莊矣。」⁸因顛癲疾發，章氏應試未終場，遂輟制義，捐棄功名。也因不再應科考，使他更有餘裕廣泛閱覽子史、說文等典籍。其「自訂年譜」：「初讀四史，『文選』、『說文解字』。自是廢制義不為。」又「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也明白表示：「少慕異族，未嘗應舉，故得汎覽典文，左右采獲」⁹

於是，光緒11年（西元1885年）章氏十八歲，當時就確立治經志趣。其「自訂年譜」：「初讀唐人『九經義疏』。時聞說經門徑于伯兄錢，乃求顧氏『音學五書』、王氏『經義述聞』、郝氏『爾雅義疏』讀之，即有悟。自是壹意治經，文必法古。眩厥未愈，而讀書精勤，晨夕無間。逾年又得學海堂「經解」，以兩歲紬覽卒業。」¹⁰由於不斷投注心力通讀傳統經學訓解權威性著作，尤其精勤於清代樸學乾嘉考證學派注疏。章氏刻苦攻讀有所體悟、基礎紮實後，「自是壹意治經」決意立下治經志向；方向既定，雖「眩厥未愈」，仍焚膏繼晷，手不停披於經傳訓解，企求更全面的理解與應用。

因此，21歲（光緒14年西元1888年）「是時紬讀經訓，旁理諸子史傳。始有著述之志。」¹¹章氏博覽典籍，以「經傳訓釋」為經，「諸子史傳」為緯，具備治經能力後，燃起「著述」的旺盛企圖心。

6 參《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2），頁2。

7 參姚漁湘〈關於章炳麟略傳〉《大陸雜誌》第12卷第8期（民國45年4月），頁238、但燾〈章太炎先生學案小識〉《大陸雜誌》第12卷第5期（民國45年3月），頁46。

8 參《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2），頁3。

9 參《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2）中〈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頁53-54。

10 參《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2），頁3。

11 參《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2），頁3。

3. 鑽研門徑之師承

光緒 16 年（1890 年），章氏 23 歲，章父去世，「既卒哭，肄業詁經精舍；時德清俞蔭甫先生主教，因得從學。」¹² 他進入當時漢學重鎮——杭州「詁經精舍」，從俞樾問學。

「詁經精舍」，是乾嘉學派的大本營。從阮元創立，至清季由德清俞曲園先生執掌。章氏入精舍便從俞蔭甫先生習文字、聲韻、訓詁。俞樾遠承清代乾嘉諸子，刻意追隨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治學的方法及精神，頗多創獲，著有《春在堂全集》凡數十種，其中《群經平議》、《諸子平議》最精，成為晚清極富盛名的樸學大師。章氏師事經學大師曲園先生，不但於訓詁之學得窺堂奧，更培養治經興趣，研尋治經門徑。前後七年接受詁經精舍的嚴格訓練，同時，也潛心著述。

從光緒 16 年（1890 年）進入詁經精舍，至光緒 22 年（1896 年）離開精舍。進入精舍之前，章氏不斷累積實力，進入精舍期間，他起筆撰述治經札記，「詁經精舍課藝文」七集和八集分別收錄章氏近四十篇課藝，即後來輯成的《詁經札記》；同時並撰寫《膏蘭室札記》等¹³。

「詁經精舍課藝文」三年一刻，是精舍師生理首考證「稽古之學」的選輯集刊。俞樾在《詁經精舍八集序》說：「吾浙書院課藝，率三年一刻。」又云：「此三年中，時局一變，風會大開，人人爭言西學矣，而余與精舍諸君子猶徑徑焉抱遺經而究終始，此叔孫通所謂鄙儒不通時變者也。為吾黨計，不過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¹⁴ 在運會交流，西學東侵的時代，精舍師生執意堅守傳統學術。《詁經札記》就是章氏在精舍研習時（光緒 16-19 年），關於《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孟子》、《爾雅》等經籍文字音義詮釋之作，充分展現精舍正統治學風格。

同期間，章氏撰寫《膏蘭室札記》四卷，係於光緒 17、18 年間章氏隨日讀書筆記，逐條考釋儒家經籍、周秦諸子及漢代著作和史書的字義，近似俞樾的《諸子平議》。凡此讀書札記之作，可說是章氏早期笱記體習作。

這些早期習作中，吾人可見章氏治經過程，為求佐證、立定論，廣範涉獵經史子集、典章制度、文字音韻等學識，也充分具現章氏治學師承之軌跡。然而，在這期間，章氏除了積極撰述詁經精舍課藝的《詁經札記》、《膏蘭室札記》等讀書札記外，其中用力最勤的述作要屬《春秋左傳讀》。值得注意的是，在章氏所撰《膏蘭室札記》已見到載引《左傳讀》內

12 參《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 2），頁 3-4。

13 參《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2 月，第一版）「編者說明」。此外，「年表」謂《膏蘭室札記》約三年寫成，生前未刊刻。「詁經精舍課藝文」第七、第八集刊分別收錄章氏課藝十七篇（光緒 16-19 年）、二十一篇（光緒 20-22 年）之作。

14 參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同注 3），頁 34-35。

容¹⁵，可證，《春秋左傳讀》正在此時期進行撰述。

(二)著述動機

1. 崇《春秋》尚《左傳》

前已述及，太炎先生對於外祖曉義《春秋》，是「服膺片言，以至沒齒」。《春秋經》儼然成為章氏啓蒙經籍，因此當他執意著述，當是首重深負民族大義的《春秋》。

在詁經精舍期間，章氏抱持古文治經理路。他在「自述學術次第」曾說：「余治經專尚古文，非獨不主齊魯，雖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也。先師俞君，曩日談論之暇，頗右公羊，余以爲經即古文。」¹⁶章氏確切表明他說經是「專尚古文」，而且這種「專尚」的程度，是絲毫不容有所差池，非但不用齊魯今文之說，也不附和景伯康成那種綜集今古之論。那怕是面對從學嚴師俞樾，在說經上章氏有所相從也有所執著，當時俞氏說經「頗右」公羊今文，他卻未嘗受到左右。

秦火一炬，燔沒《春秋》，周史書無一可存，如何解讀《春秋》經文？章氏在《國學略說》言：「孔子之修《春秋》，其意在保存史書，不修則獨藏周室，修之則傳諸其人。秦之燔書，周室之史一炬無存。至今日而猶得聞十二諸侯之事者，獨賴孔子之修《春秋》耳。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傳》，則今日之視《春秋》猶是洪荒之世已。」¹⁷章氏堅信「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傳》，無由得知春秋史事，《春秋》三傳中，非藉《左傳》不能燭明《經》文。

然而，《左傳》釋經有別於他傳，章氏言：「太史公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此謂丘明述傳，本以說經。故桓譚《新論》（太平御覽引）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焉得謂是晏子呂覽之比！蓋左氏之旨，在采集事實，以考同異，明義法，不以訓故爲事，本與其餘釋經之傳不同。」¹⁸考桓譚《新論》曾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於傳，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¹⁹《公羊傳》「殘略多所遺失」，《穀梁傳》「彌離其本事」，

15 參《章太炎全集》（同注13）「膏蘭室札記校點後記」：「考《札記》（按此指膏蘭室札記）卷二第二百六十五條《菌》有云：『麟舊以爲涂爲涂潤之涂，故謂菌者涂牆也。說見《左傳讀》矣。今思涂蓋道涂字，菌亦道涂也。此說似勝前說。』在《札記》中引《左傳讀》凡兩見可證也。」，頁30-32。

16 參《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2），頁53「太炎先生自述 學術次第」。

17 引章太炎《國學略說》（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初版），頁94。

18 引自章太炎《國學略說》（同注17），頁95-96。

19 引自《太平御覽》六百十。

此恒譚推舉《左氏》備矣。章氏則進一步具體指陳《左氏》藉由「采集事實，以考同異，明義法」申明經義，是《左傳》解《經》大不同於《公》、《穀》的訓故釋經。

在治經上，章氏專尚古文，雖如此，對於三傳去取，卻有通達的觀照。他認為「今治三傳，自應以左氏為主，穀梁可取者多，公羊頗有刻薄之語，可取者亦尚不少。……」²⁰ 治《春秋》，章氏不尚今文家言，屬意古文說，但《公》、《穀》二傳也並非全然一無可取，在詁訓上並不因此排拒《公羊》、否定《穀梁》，取《公》、《穀》資材佐以解經，正可相與補足，通會貫通。在此，章氏治《春秋經》不但堅守古文學家治學的門徑；同時，對於《公》、《穀》也能作持平論衡與去取。

章氏以興復民族為志業，自是經書首重《春秋》；又尚古文，以左氏最能解讀《春秋》，因此治經自《左傳》入手。如此，章氏傾力於《春秋左氏傳》，《春秋左傳讀》成為章氏第一本訓詁專著就不難理解。

2. 駁難《新學偽經考》

章氏執意撰寫《春秋左傳讀》，直接引發的動機，「自述年譜」言之甚明：「初，南海祖詒長素著『新學偽經考』，言今世所謂漢學，皆亡新王莽之遺；古文經傳，悉是偽造。其說本劉逢祿、宋翔鳳諸家，然尤恣肆。又以太史多據古文，亦謂劉歆之所竊入。時人以其言奇譎，多稱道之。」²¹ 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於光緒 17 年（1891 年）出版。章氏見於當時《新學偽經考》本劉逢祿、宋翔鳳諸家之說，張言「古文經傳，悉是偽造」，尤其攻訐劉歆為甚，因其言論奇詭、譁眾取寵喧騰一時，章氏對此「恣肆」言論，如何能緘默不辯？

章氏「自訂年譜」光緒 22 年（1896 年）言：「余始治經，獨求通訓故知典禮而已；及從俞先生游，轉益精審，然終未窺大體。24 歲，始分別古今文師說。譚先生好稱陽湖莊氏，余侍坐，但問文章，初不及經義。與穗卿交，穗卿時張公羊、齊詩之說，余以為詭誕。專慕劉子駿，刻印自言私淑。」²² 章氏自道剛開始解經，但求「通訓故，知典禮」考文字音義、明典章制度而已。從俞樾學，詁經能力「轉益精審」，卻仍以未能盡窺全貌為憾，足見對自我治經能力增長的期許。尤其，章氏明白指出，24 歲對於今古文經說的歧異才知所分別。由於未認同今文經學之說，就算面對「好稱陽湖莊氏」的譚獻也「但問文章」不及經義；與穗卿交往，每聽到今文公羊經說則以為荒誕不經。可見章氏對於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宋翔鳳等今文家學無甚興趣，始終「專慕劉子駿」，恪守劉說，甚至「刻印自言」以「私淑」弟子自居。

在他早期治經習作《詁經札記》中第三卷首，有「札記」題端，右有「劉子駿私淑弟

20 引章太炎《國學略說》（同注 17），頁 101。

21 《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 2）光緒 22 年（1896 年）29 歲所載。

22 《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 2），頁 5。

子」長方朱印。²³正應合他所自稱「專慕劉子駿，刻印自言私淑」。章氏秉持堅實的國學根柢，宗法乾嘉遺風，儼然以清古文《左傳》經學的中堅自許。當時維新政治運動興作，今文公羊之說如日中天，偽經說的氣燄不可扼抑。既未能認同師友說經，又執著劉歆之學，章氏決志用明《左傳》以對峙，其苦心孤詣可見一斑。

章氏「自述年譜」述康有為曾經路過杭州，向俞樾出示《新學偽經考》一書：「祖詒嘗過杭州，以書示俞先生。先生笑謂余曰：『爾自言私淑劉子駿。是子專與劉氏為敵，正如冰炭矣。』祖詒後更名有為，以公車上書得名。又與同志集強學會，募人贊助，余亦贈幣焉。至是，有為弟子新會梁啟超卓如與穗卿集資就上海作『時報』，招余撰述，余應其請，始去詒經精舍，俞先生頗不懌。然古今文經說，余始終不能與彼合也。」²⁴俞師曾當面調侃，這《新學偽經考》著者正是專與劉歆水火不容的人。對於自言「私淑劉子駿」的章氏而言，此時自是不能置身事外。

於是，光緒 18 年章氏開始撰寫《春秋左傳》札記，光緒 22 年（1896），章氏撰成《春秋左傳讀》。同時，章氏不避俞師反對，毅然走出「詒經精舍」，加入康梁民族革命陣營。儘管如此，但講到今古文上的歧異，章氏再次重申是「始終不能與彼合也」！康、章二人，也許民族革命熱情相似，然而在治學上，章氏與康、梁今文偽經說，卻始終未能輕易相從。

3. 發疑正讀補備前修

除外在動機，章氏起而注《傳》的內在動機，主要在發疑正讀，闡釋微言、申明大義，以補前修所未竟。

章氏《春秋左傳讀敘錄·序》²⁵：「《春秋左傳讀》者，章炳麟著也。初名《襍記》，以所見輒錄，不隨經文編次，效臧氏《經義襍記》而為之也。後更名曰《讀》。取發疑、正讀為義也。蓋籀書為讀，紬其大義曰讀，紬其微言亦曰讀。紬微言，紬大義，故謂之《春秋左傳讀》云。」最初名《雜記》而後更以「讀」為名，主要在於「發疑、正讀」，闡發「微言」「大義」，正說明章氏起筆注《傳》之立意動機。

章氏為《左傳》新疏，「所見輒錄，不隨經文編次」，此撰述方式原是仿臧琳《經義雜記》而來。臧琳，清武進人，博極群書，精通《說文》、《爾雅》之學，其所著《經義雜記》，會萃唐以前諸儒之說，辨析離合，論有確徵，隨筆雜記，凡五一七條，是前後達三十年間讀經考訂之成果。章氏《春秋左傳讀》亦襲其形式，考辨遺佚，離析眾說，雜而記之。然而，章氏之疏解《左傳》又不欲僅止在「考辨」、「離析」而已。

23 參《章太炎全集》（同注 13）「膏蘭室札記校點後記」所說，頁 30-2。

24 《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 2）光緒 22 年（1896 年）29 歲。

25 參章太炎《春秋左傳讀等》（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 年 4 月，初版），頁 808。

蓋「讀」，始於唐人之文體，讀書有所得，則書於簡後，如：韓愈〈讀墨子〉、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詩〉等讀而書於後之屬，皆以「讀」名。章氏以「讀」為名，申明「蓋籀書為讀，紬其大義曰讀，紬其微言亦曰讀。」凡諷誦研治經書，綴輯考釋微言是「讀」，顯發大義也稱「讀」。章氏《春秋左傳讀》既「紬微言」又「紬大義」，「故謂之《春秋左傳讀》云」可見章氏注《傳》中，「紬」，綴集之也，「抽微舊書故事而次述之。」²⁶一仿臧琳《經義雜記》發疑、正讀外，更在於發明經說大義。如此寄寓胸懷，可見其注《傳》的深切期許。

(三)治《傳》要略

尋繹章氏治《傳》要略，從其《春秋左傳讀敘錄·序》所言，可得梗要，犖犖大者可約舉為：首先綴輯微言，繼而發明大義，終以駁難申說。

1. 綴輯微言

對於《左傳》微言綴輯，清儒已有耕耘，《敘錄·序》載：「《左氏》古字古言，沉、惠、馬、李諸君子既宣之矣！」章氏表示以前沉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²⁷、惠棟《春秋左傳補註》²⁸、馬宗璉《補注》²⁹、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³⁰等皆曾述作過。

談到古微言的輯義，章氏並不以賈誼故訓為最古。他指出，「然賈生訓故，腴見《新書》，而太史公與賈嘉通書，《世家》、《列傳》諸所改字，又皆本賈生。」雖在太史公與賈嘉書信中，或是《史記》〈世家〉、〈列傳〉所言及，都是本自賈誼之說，《左傳》故訓，約略得見於賈誼《新書》中。然而，章氏相信在劉向《說苑》、《新序》、《列女》三書中，卻更有助於《左傳》古文故訓的掌握，能見到《左傳》的「孤文植字」尤多。他說：「可知劉子政呻吟《左氏》（見《論衡》），又分《國語》（見《藝文志》），寔先其子為古學，故《說苑》、《新序》、《列女傳》三書，孤文植字，多有存者。」因為章氏認為劉向先其子（歆）讀《左傳》治古學，應更早見到古言古字。

關於《左傳》古訓的蒐證，章氏於〈自述學術次第〉也詳述過³²：「……余初治左

26 《史記太史公自序》「紬史記金匱石室之藏」《索隱》：「如淳曰：『抽微舊書故事而次述之。』」

27 見《續經解春秋類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第3冊。

28 見《皇清經解春秋類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第2冊。

29 見《皇清經解春秋類彙編》（同注28）第2冊。

30 見《續經解春秋類彙編》（同注27）第3冊。

31 《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注：「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

32 《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2）中〈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頁53-54。

氏，偏重漢師，亦頗旁采公羊，以爲元凱拘滯，不如劉賈闕通。數年以來，知釋例必依杜氏，古字古言，則漢師尚焉。其文外微言，當取二劉以上。」訓釋《傳》文，章氏明白指陳「偏重漢師」，因此「古字古言，則漢師尚焉。」主張「文外微言，當取二劉以上」。可見在去取短長，論難辯證之中，章氏一皆以「漢師」「二劉」、賈「長沙」所說爲憑藉。

《左傳》古訓，都是注輯《左傳》發疑、正讀不容或忽的珍貴資材。章氏說：「惠氏稍稍道及之，猶有不訖」惠棟《春秋左傳補註》雖有所綴述，但仍嫌闕漏，未至全備。「故微言當紬，一矣。」因此，凡「微言」，那些「隱微不顯」「精微要妙」的文字³¹都是章氏治《傳》首要下工夫輯注的關鍵。

2. 發明大義

以綴集微言爲大宗，無非在於積極推崇顯發左氏古義爲目的。《左傳》古義，章氏於《敘錄·序》表示：「左氏既作《內傳》，復有《左氏微》說其義例。今雖亡逸，曾、吳、鐸、虞、荀、賈、三張之言，時有可見（謂張北平、張子高、張長子），皆能理董疑義，闡圖雅言。」章氏認爲《左傳》作者除撰述《左氏春秋》作爲《春秋》內傳³³，並離析左氏義例成《左氏微》。《左氏微》，雖已遺佚，但引述曾子、吳起等前賢所說，也得以令《左傳》疑義理清，大義通體明暢。此如「故《說苑》述吳氏之說『元年』，可以見《左氏》有慎始也；《檀弓》述曾氏之說『喪禮』，可以見天子諸侯非卒哭除服也。」劉向《說苑》講到「元年」須本吳起說始得以洞悉，《禮記檀弓》解「喪禮」也只有引曾子說才得以明察，這些先秦漢代學者都是顯發《左氏》古義，不得不參憑的依據。

在古義闡發上，章氏認爲清儒雖也有所輯義，但成就有限。他說：「近儒如洪稚存、李次白，劣能徵引賈、服，臧伯辰雖上扳（援）子駿（按劉歆），亦直摭其義，鮮所發明。」近人洪亮吉《春秋左傳詁》³⁴、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³⁵雖多少能徵引賈誼、服虔之說；臧壽恭《春秋左氏古義》³⁶也能上引劉歆，直接摭集摭拾古義，卻多嫌粗疏，鮮少發明。

在此，章氏除了致力作輯古辨析工程，更要極引先秦西漢師說申明顯發左氏古義。他指出：「夫《左氏》古義最微，非極引周、秦、西漢先師之說，則其術不崇；非極爲論難辨析，則其義不明。故以淺露分別之詞，申深迂優雅之旨，斯其道也。大義當紬，二矣。」對於《左傳》幽微古義，章氏認爲非極引先秦西漢學者的經說，無法深刻學術；非周至論辨求

33 《史記五帝本紀》「予觀《春秋國語》」《國語》冠以《春秋》是以《國語》爲《春秋》之外傳，則《左氏春秋》爲《春秋》之內傳。

34 洪稚存《春秋左傳詁》，見《續經解春秋類彙編》（同注27）第2冊。

35 李貽德，字次白撰《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

36 臧伯辰，《春秋左氏古義》見《續經解春秋類彙編》（同注27）第3冊。

證，則左義不明。輯古辨義間，章氏欲「以淺露分別之詞」，「申深迂優雅之旨」，藉淺言闡深旨，是普及道術之又一途徑。因此，發明義法，用彰正論，成為治《傳》又一途徑！

3. 駁難申說發

今古文之爭，起於劉歆。對於古文《左傳》、今文《公羊》之對立，章氏「遍尋荀卿、賈生、太史公、張子高（敞）、劉子政諸家左氏古義。」證明諸人皆曾傳經，而劉歆不應背負捏造罪名。我國經學上今古文之爭，始於兩漢，盛於清乾嘉。康、章兩人更繼續《左傳》今古異同的辯難。

關於《左傳》今古的論爭，章氏《敘錄·序》指出：「懿《左氏》、《公羊》之釁，起於助公。其作《膏肓》，猶以發露短長為趣。」當初何休作《膏肓》，主要在揭露今古文優劣。「及劉逢祿，本《左氏》不傳《春秋》之說，謂條例皆子駿所竄入，授受皆子駿所構造，著《左氏春秋考證》及《箴膏肓評》，自申其說。」直到劉逢祿所著的《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出現，卻臆斷《左氏》全然是劉歆一手遮天竄入條例、矯造授受，使《左傳》蒙不白之冤。尤其，後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更輕斥古文經學悉為「偽」書，逕指「春秋左氏傳」為劉歆取左氏《國語》所竄亂，這些皆令章氏難以折服。「彼其摘發同異，盜憎主人。諸所駁難，散在《讀》中。」為此，章氏一項項為《左傳》駁議，縷述辯明，其間論點散在《左傳讀》中。甚至，為求更深入完整的駁辯，章氏作《春秋左傳讀敘錄》專篇論述。

關於撰成《春秋左傳讀敘錄》一卷，章氏於《敘錄·序》表示：「昔丹徒柳寶叔駁《穀梁廢疾申何》，則逢祿之說瓦解。」章氏認為這與清柳興恩撰述《穀梁大義述》³⁷駁斥劉逢祿《穀梁廢疾申何》³⁸瓦解其偏阿言論的情況有所不同。他說：「然《穀梁》見攻者止於文義之間，《左氏》乃在其書與師法之真偽，故解釋閭闔，其道非一。」所不同的是「《穀梁》見攻者止於文義之間」，而左氏的辯證除了文義，更「在其書與師法之真偽」問題的論辯上。於是「先因逢祿《考證》訂其得失，以為《敘錄》。」章氏特以《敘錄》一卷，就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依次評駁其得失，以斥逢祿所說左氏不傳《春秋》、條例皆劉歆所竄入、授受皆劉歆所構造的誣謬。

此外，關於此方面的質疑駁辯，章氏後來另著《劉子政左氏說》、《駁「箴膏肓評」》、《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及《春秋故言》³⁹諸作藉與今文家爭衡，多方論難，相互發明。

37 見《續經解春秋類彙編》（同注 27）第 3 冊。

38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穀梁廢疾申何》見《皇清經解春秋類彙編》（同注 28）第 2 冊。

39 《敘錄》光緒 33 年丁未，時年 40 歲分別於《國粹學報》各期刊出。《劉子政左氏說》光緒 34 年戊申，時年 41 歲分別於《國粹學報》各期刊出。現存《章氏叢書》（臺北：世界書局，1982 年 4 月，再版）。

四書成問世

1. 撰成《春秋左傳讀》

章氏「自訂年譜」光緒 22 年（1896 年）二十九歲載「作『左傳讀』」。⁴⁰按「自訂年譜」此段所載，應屬於回顧性的綜括式敘述。其言「作『左傳讀』」應是指《左傳讀》約略完成於此年。

沈延國於「《膏蘭室札記》校點後記」中也提及：「1896 年，作《左傳讀》，似寫成清稿之年代也。」⁴¹推斷光緒 22 年應是《左傳讀》手稿完成的年代。《左傳讀》雖已完稿，但並未即時正式梓印，遽以問世，直到 1913 年才見謄錄稿縮小石印流傳。《左傳讀》出刊，前後竟延宕二十多年，其間緣由有待說明。

2. 未遽以問世之原由

章氏在《左傳讀》考釋審度精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中證說多有可取，後世注家也多所依據，可證《左傳讀》雖章氏壯歲述作，勝義頗多。而《左傳讀》未能順利行世的原由，從章氏自述或是信札中約略可得以下數點：

(1) 凌雜滯義未汰漸

光緒 22 年《左傳讀》完成，章氏「自訂年譜」謂：「然尚多凌雜，中歲以還，悉刪不用，獨以『敘錄』一卷行世。」⁴²又〈丙午與劉光漢書〉也說：「昔著《春秋左傳讀》文多不能悉錄，〈敘錄〉一篇專駁申受，業已寫定，郵寄呈覽。」⁴³在此可見《春秋左傳讀》尚未定稿之前，為《左傳》論辨師法、爭衡真偽所撰的〈敘錄〉就已寫定，章氏頗為自得，即時鈔送《國粹學報》刊出⁴⁴，先行面世。對於《傳》疏札記部分，章氏以為「尚多凌雜」，有待增刪修訂。此外，章氏在《自述學術次第》念及當初：「所次《左傳讀》。不欲遽以問世者。」是礙於「以滯義猶未更正也。」⁴⁵可見「不欲遽以問世」的關鍵是在於「凌雜」、「滯義」。「中歲以還，悉刪不用」，章氏中年以後下過一番刪削工夫，足見其治學嚴謹的一面。

光緒 33 年（1907 年）章氏年四十《再與人論國學書》⁴⁷曾表示：「《左氏》故言，近

40 《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 2），頁 4。

41 參《章太炎全集》（同注 13）「膏蘭室札記校點後記」。

42 《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 2），頁 5。

43 《章氏叢書》（正編續編）（同注 39）「文錄」卷 2，頁 723。

44 《章太炎全集》（同注 13），頁 2，1980 年 4 月姜義華〈春秋左傳讀校點說明〉「《春秋左傳讀敘錄》，原名《後證》，為反駁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卷二《後證》而作，論證《左氏春秋》「稱傳之有據，授受之不安」，一九〇七年發表于《國粹學報》。」

45 《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 2）中〈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頁 53-54。

欲次錄。昔時爲此，亦幾得五、六。今仍有不愜意者，要當精心汰漸，始可以質君子。」對於以前花費五、六年才完成的《左傳讀》，章氏再次表明儘快編次以便付梓。但直到當時，章氏對於《左傳讀》仍然有「不愜意者」，「要當精心汰漸，始可以質君子」可見對於刪訂《左傳讀》的迫切、必要與決心，未先「精心汰漸」一番如何就教賢達？同時他又補充說明：「行篋中亦有札記數冊，往者少年氣盛，立說好異前人；由今觀之，多穿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數年，或可以無大過矣。」對於那些立異說、多穿鑿、考據失當的言論，章氏自信假以數年，就可以思慮成熟不再犯錯，可見對於修訂《左傳讀》有思忖規劃。

(2)中途遺失

章氏《左傳讀》原本雜記，「所見輒錄，不隨經文編次」因此在翻檢甚是不便。於是章太炎曾擬重編，並曾請劉師培代任此役。1906年，章氏致書劉師培，說：「昔嘗作《左氏讀》，約有五十萬言，藏在篋中，未示學者。曾以語君，求爲編次。當時書笥已失，今復尋檢得之，復欲他人編排年月，則已不可得矣。臣精銷亡，又未能躬自第錄。」⁴⁶章氏與劉師培先生書信中，顯然期待《左傳讀》早日得以編次刊刻行世。在《春秋讀敘錄·後序》中，章氏也曾表示「今第錄曾、吳、虞、荀、賈、司馬、張、翟、劉說，委細證明，爲如干卷。子駿以後，下及己說，調糅不分，卷目如別，庶有達者，理而董之。」此處所說的徵引曾子、吳起、虞卿、荀子、賈誼、司馬遷、張蒼、翟方進、劉子駿諸家故訓，委實論證所完成的數卷，就是《左傳讀》，由於引文與著者按語混淆難辯，章氏期待賢達之士爲他理清。

如此再再期待，雖面臨時局紛擾，但章氏對於《左傳讀》的刊刻仍企盼殷切。怎奈奔走革命之際，面臨身心日損無以親訂，《左傳讀》一度竟至亡佚！所幸後來「復尋檢得之」，再度希冀有人代爲「編排年月」。然而對於前所言及「凌雜」、「滯義」部分，是否已作刪訂，則未言明。

然而，光緒31年（1905年）章氏在〈與劉光漢書〉⁴⁷論學中慨歎「吾道不孤」時曾表明：「曩時爲《左傳讀》約得三十萬言，先爲〈敘錄〉以駁申受之義。」當時寫就的《左傳讀》手稿說是「約得三十萬言」，1906年，章氏致書劉師培時卻說「藏在篋中」的《左氏讀》，「約有五十萬言」，一年之中相去二十萬字，不知是約略之辭不求精確所造成的誤差；或是疑以爲章氏藉該年致力增刪修訂《左氏讀》？

根據章氏「自訂年譜」光緒31、32年所載，可知那兩年中章氏一再進出牢獄。（1905年）「在獄研誦『瑜伽師地論』。……二月，就會審公廨保釋……」（1906年）

46 《章太炎全集》（同注13）姜義華〈春秋左傳讀校點說明〉所引。

47 《章太炎全集》（同注13）「別錄」卷2。

48 《章氏叢書》（正編續編）（同注39）〈文錄〉卷2，頁718。

「在獄研誦『瑜伽師地論』。五月期滿出獄。…余抵東京…入同盟會，任『民報』編輯。……」⁴⁹可見當時也並未在獄中述作《左氏讀》。就算出獄後，章氏也是汲汲奔走革命事業，倡議「民報」。如此顛簸繁忙之際，一年之間，要讓《左氏讀》增加二十萬字似乎不容易。何況從《再與人論國學書》中，足見直到光緒 33 年，章氏對於《左氏讀》「仍有不愜意者」尚未「精心汰漸」過。

(4) 未獲師執肯定推崇

《春秋左傳讀》成書之前，慊於所學，章氏曾一再就教於師執，請求指正，「譚獻《復堂日記續錄》『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九月二十三日』記：『又為餘杭章生炳麟枚叔呈雜文三篇。章生幼書善病，嘗作《春秋左傳讀》，有志治經，前年楊春圃以所作文字質，已略指正之矣。』」⁵⁰可見章氏志於治經一再求教精進，對於《左傳讀》更期盼師執指正。

又「書成，呈曲園先生，先生搖首曰：『雖新奇，未免穿鑿，後必悔之。』」⁵¹章太炎也將此稿請俞樾審讀，卻未得俞樾認同嘉許。章氏持古學鮮明立場，求教於業師俞樾，回應卻是「新奇」、「穿鑿」，難以即時取得認同，而且有「後必悔之」的微辭，足見俞師對於章氏精心證疏的《左傳讀》持保留的態度。此番否定，勢必動搖章氏的信心，勢得壓卷收藏，內斂鋒芒，未敢遽然出刊。

回顧光緒 32 年，章氏也曾就駁斥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撰述，請教於師執孫詒讓，他在〈瑞安孫先生傷辭〉⁵²曾提及：「會南海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詆古文為鑄歟偽書。炳麟素治《左氏春秋》聞先生治周官皆鑄氏學，駁《偽經考》數十事，未就，請于先生。先生曰：『是當譁世三數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安用辯難？其以自熏勞也。』」孫詒讓認為持今文立場的康有為偏激說只能「譁世三數年」，如荀子之言「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可能倉狂一時，將很快被淘汰，與其辯難只不過是「自薰勞」而已。在此孫詒讓對於章氏斥康有為的辯難，雖未全然否定，卻也說他是徒勞無功的作為。

所謂真理愈辯愈明，但風潮政局所致，師執們多同情維新運動，恐影響康有為威望，對於章氏立論駁康，都未予肯定推崇⁵³。也許當時未幸運獲得師執們即時的肯定，章氏雖知《左傳讀》仍有「滯義」，可能因此意興闌珊，未即刻提筆「汰漸」，一再蹉跎；甚至兵馬倥傯之際，一度遺失。

49 《民國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訂年譜》（同注 2），頁 10-11。

50 湯志鈞著《章太炎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 10 月，初版），頁 18-19，作者引譚獻《復堂日記續錄》所說。

51 湯志鈞《章太炎傳》（同注 50），頁 19 引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原載於《制言》第二十五期。

52 《章氏叢書》（正編續編）（同注 39）〈文錄〉卷 2，頁 760-761。曾載於《民報》10 號 1906 年 12 月，時年 39 歲。

53 參姜義華《章太炎》（臺北：東大書局，1991 年，初版），頁 5。

3. 刪定出刊

沈延國「《膏蘭室札記》校點後記」曾同時提到「一八九六年，作《左傳讀》，蓋先生每撰一書，反覆訂正，躬自寫錄，一書有繫年先後者，今藏手稿猶可證也。據此，先生壯歲成《膏蘭室札記》、《左傳讀》兩大巨著，以滯義未除，中歲以還，未能手定問世，獨選取一二，以入《章氏叢書》而已。」⁵⁴對於1896年章氏撰成的《左傳讀》，沈延國先生指出校點當時，他從章氏手稿發現「一書有繫年先後」，顯然已經編列次第，因而他推斷《左傳讀》應已經過「反覆訂正，躬自寫錄」，曾經為章氏親自反覆訂正、撰寫抄錄，相信這應是他中年以後，在《左傳讀》上所作的努力。

直到1913年（時章氏46歲），《春秋左傳讀》在北京才有石印本面世。姜義華〈春秋左傳讀校點說明〉⁵⁵中表示：「為便於刪定整理，章太炎本人在清末曾倩人謄錄一過。1913年，他的一些學生在北京將此謄錄稿縮小石印。每葉三欄，欄四十八行，行二十字，辨認不易，流傳亦稀。北京圖書館所藏錢玄同該年贈康心孚本，即是僅存者之一。」《左傳讀》曾自印出版，共五卷，小字石印本，流傳很少。但在此可發現，石印本之前，章氏確曾為刪訂之便，請人重新謄寫《左傳讀》。前所述《左傳讀》於章氏「中年以後」修訂過，在此可得到更具體線索。對於《左傳讀》，章氏至此仍未滿意，只擇《春秋左傳讀敘錄》收入同年編的《章氏叢書》（鉛字排印，共兩函二十四冊，1915年7月，上海右文社出版）。

1980年姜義華先生所整理校點的《春秋左傳讀》「係以北京圖書館所藏錢玄同簽署本為底本，而參以上海圖書館所藏手稿。」關於上海圖書館所藏手稿，姜義華先生說：「《左傳讀》手稿，今已大半散失。上海圖書館藏有該手稿之第三冊，封面自署『章炳麟學』。《左傳讀》全書札記九〇〇條，第三冊手稿僅一一二條，相當於全書的八分之一。」此外，又說：「上海圖書館還收藏有章太炎《春秋左傳讀續編》手稿二十三頁，二十條，二萬餘字，從未刊行。今一併校點，並編入《左傳讀》中。」於此提到，章氏所撰《春秋左傳讀續編》，可見他中年以後曾用心於札記《左傳》疏證，又一證矣！

結 語

《春秋左傳讀》共有九百條，分作九卷。章氏繼承清人為經新疏，《春秋左氏讀》是章

54 參《章太炎全集》（同注13），頁30-2〈膏蘭室札記校點後記〉。

55 《章太炎全集》（同注13）姜義華〈春秋左傳讀校點說明〉，頁1。

氏在精舍期間最勤力撰成的專著。他在《左傳》的研究觀點與成績，也是繼承前賢而後精詳考證所得的成果。不論解釋《左傳》經義，文字音韻的考釋、或是考究天文、地理、典章、名物、制度；疏證《左傳》體例、論旨，辨明《左傳》作者、撰著與傳授的過程，章氏在注疏中多能翔實考求，鉤稽眾說，說解凌越前人。這當中有總結前人《左傳》的成績，闡明自己的見解與方向，其中的觀點與方法，將更有助啟發後世學者對經籍的研究。

又《左傳》一書真偽，是歷代群儒爭訟焦點，章氏為《左傳》新疏，便不能徒事文字訓故；況且章氏崇尚春秋大義，深抱福國安邦大旨，更想藉治《傳》有所依託。期待讀者風簷展讀，藉由此書洞見章氏左學的精到處，油然升起嚮往經世致用的志趣，如此可說是借前賢勤劬「古道」照見今人「顏色」！

彌勒下生經目錄考

Maitreya Xia-Sheng-Ching Catalogue Study

林靜榮

Ching-mo Lin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

【摘要 Abstract】

今本漢譯的彌勒六部經，其中五部記載彌勒下生實現人間淨土的說法，通稱為「彌勒下生經」。學者都以此五部經來述說彌勒淨土思想，卻未注意到這五部經卷的版本問題。這些主題內容相似，譯文形式及篇幅長短有異的經卷，是否都源自同一梵本？本文比對《大正藏》的歷代經卷目錄，清楚的條理出這些譯本的來源，同時也說明了版本失譯後，被後人誤植其它內容的錯誤。文末並有具體的結論。

There are Six Scriptures of Maitreya in extant Chinese versions. Among them, five scriptures recorded that Maitreya was born to make the Pure-Land of Buddha come true. These five scriptures are generally called the Maitreya Xia-Sheng-Ching. Scholars used these five scriptures to explain the thought of the Pure-Land of Maitreya, yet they did not notice the problem of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se five scriptures. These scriptures have similar content, yet with different forms of translation and different length. Do they all originated from the same Sanskrit version?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Canon Catalogues of Ta-Zheng-Ching through different dynasties, and clearly analyzes the origins of these translations and explains that because of the losing of the translator's names, people put into wrong content. There is concrete conclusion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關鍵詞(Keywords)：彌勒(Maitreya)、下生經(Xia-Sheng-Ching)、人間淨土(the Pure-Land of Buddha)、竺法護(Zhu Fa Hu)、鳩摩羅什(Chiu Mo Luo She)

一、前言

彌勒六部經，是研究彌勒思想的重要經典。在漢譯的六部經中，除了北涼沮渠京聲譯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彌勒上生兜率天淨土外，其餘五部都是敘述彌勒下生實現人間淨土的說法。根據《大正藏》十四冊經集部所蒐集有關彌勒下生經的版本，計有西晉竺法護譯《佛說彌勒下生經》、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唐義淨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及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大成佛經》、失譯人名附東晉錄的《佛說彌勒來時經》。這五部經典內容上大同小異，可以說是經過了五次翻譯¹，大體是敘述彌勒從兜率天下生人間，在龍華樹下成佛，三會說法的故事。

但是，這只是根據現存版本的說法，如果根據歷代眾經目錄來看，其實並不只有此五種版本，而是八種，只是在唐代時，被列為闕本的已有四種，竺法護的譯本也在其中。而現存的題為竺法護譯本的《彌勒下生經》，內容與增一阿含經第四十四卷中的經文完全相同，如果根據經錄的說法，便不應列為竺法護譯本。

所以說，透過經錄的資料，研究譯經的版本流變，確實可以讓我們以歷史的角度，較科學的對歧異的說法有所定奪。

為了便於比對及查考，茲以表格方式列出歷代關於彌勒下生經卷的目錄資料。經錄的版本根據《大正藏》第五十四冊史傳部及第五十五冊目錄部。

二、經錄資料表

表格說明：表格橫列者，十欄：先是彌勒六部經中有關下生說法的五部經，以譯者時代排列；其次列失譯闕本；最後一欄「目錄撰者補充說明」，是將目錄作者的其他說法列於此。表格縱列者，依歷代眾經目錄時代先後編列：計有僧祐撰《出三藏記集》（以下簡稱「佑錄」）、法經等撰《眾經目錄》（以下簡稱「法經錄」）、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以下簡稱「長房錄」）、彥棕撰《眾經目錄》（以下簡稱「仁壽錄」）、靜泰撰《眾經目錄》（以下簡稱「靜泰錄」）、道宣撰《大唐內典錄》（以下簡稱「內典錄」）、靖邁撰《古今譯經圖紀》、智昇撰《續古今譯經圖紀》、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智昇撰《開元釋教錄》（以下簡稱「開元錄」）、智昇撰《開元釋教錄略出》、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以下簡稱「貞元錄」）、日·安然集《諸阿門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除了《歷代三寶記》附於《大正藏》第四十九冊史傳部外，其餘目錄版本採用《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目錄部。

1 印順法師：《淨土與禪》收入《妙雲集》下編之四，（臺北市：正聞出版，1992）修定一版。頁16。

經錄資料表

經卷名 大藏經目錄	彌勒成佛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受決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彌勒下生成佛經 義淨譯	彌勒當來生西晉譯	彌勒作佛時經 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譯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政刪定	目錄撰者 補充說明
三集，經第一 出記二集錄	彌勒經，與所本有異，今經	彌勒下生經，帝姚弘至，什大逍譯出	彌勒成佛經，帝姚弘至，什大逍譯出							
新集異錄 出經第二	竺法護彌勒一 出成佛卷		鳩摩羅什彌勒一 出成佛卷							
卷三，安譯 新公經第二						當來生一卷本，闕				
卷四，雜錄 失經第一		彌勒受一失本：什譯（按非羅譯）					彌勒作佛時經，卷一失本	彌勒下生經，卷一異本		
卷十四，羅什傳		安侯並篤信緣業，屢請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彌勒下生稱揚諸佛功德…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受決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東晉	彌勒下生成佛經 義淨譯	彌勒當生經 西晉失譯	彌勒作事經 東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 梁眞佚譯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 齊道剛定	目錄撰者 補充說明
卷十大，錄目乘羅目	彌勒成佛經一卷	彌勒受決經一卷	彌勒下生經一卷			彌勒當生經一卷				已經上四本異別譯名
眾錄(撰二卷，重翻)	彌勒成佛經，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一佛卷名受，弘羅秦年譯								二經同本異譯
卷五，闕						彌勒當生經一卷，翻闕本				
眾錄(撰二卷，經秦卷大重翻)	彌勒成佛經，紙世護	彌勒下生經，一佛卷名授，六後弘羅秦年譯		彌勒來時經，卷紙訪						三經同本異譯
卷五，闕						彌勒當生經一卷，翻闕本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彌勒下生經（受決經）	彌勒成佛經	彌勒來時經	彌勒下生經	彌勒當來生經	彌勒作事經	彌勒下生經	彌勒成佛經	目錄撰者
	竺法護譯	鳩摩羅什譯	鳩摩羅什譯	失譯附錄	義淨譯	西晉譯	東晉譯	梁真諦譯	道齊刪定	補充說明	
大唐內典錄卷二，西晉朝傳譯佛經錄	彌勒成佛經一卷，太安二年出，一名彌勒當來下生經，見道真錄。竺法護譯。										
卷三，後秦傳譯佛經錄		彌勒下生經，亦云彌勒受決經，見二秦錄。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弘始四年出，第二譯，與法護出者大同小異，見二秦錄。羅什譯。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經受)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彌勒下生經 義淨譯	彌勒當生經 西晉譯	彌勒作事經 失晉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真諦譯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齊刪定	目錄撰者 補充說明
卷四，前傳經錄	彌勒下生經									彌勒成佛經，右先長安釋道標譯，是第二出，小異護什本。齊世。江州沙門道政更復刪改標所定者，首尾成佛又云下生而經首有舍利弗者顯年未詳何帝。	
(接上卷，梁朝佛經傳錄)	彌勒下生經								彌勒下生經，三豫田是譯真諦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受決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東晉	彌勒下生經 成佛淨譯	彌勒當來生經 西晉	彌勒作事 佛時經 東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 梁佚譯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 齊刪定	目錄撰者 補充說明
卷六， 大乘藏經 翻本重傳 譯有無錄	彌勒成佛經一卷，十七紙，西晉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六紙，一名彌勒受決經，後秦弘始年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三紙訪本							三經同本異譯
卷八， 入藏錄， 大乘經一譯	彌勒成佛經	彌勒下生經		彌勒來時經							
卷九， 眾經舉要 轉讀錄	彌勒成佛經，十七紙，西晉竺法護譯。		(其他說法，見右說明)	(其他說法，見右說明)							右(左)一經，譯。羅，彌勒，流是略人爲來，許理故本。三後秦譯彌勒下生經，乃闕又譯彌勒經紙詞具前。別彌勒時三，不存。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受決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東晉	彌勒下生經 義淨譯	彌勒當生經 西晉	彌勒作事經 東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 梁眞諦佚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 齊道定刪	目錄撰者 補充說明
古今譯經圖紀 卷二	西晉竺法護譯 …彌勒成佛經一卷…										
卷三			鳩摩羅什…以姚秦弘始四年歲次辛丑起譯…彌勒下生經一卷，彌勒成佛經一卷…								
卷四									眞諦…梁武帝承聖三年歲次甲戌，於正觀寺譯彌勒下生經一卷…		
續古今譯經圖紀					淨年，安癸於福及西譯下佛卷義元子長年，都寺京寺彌生成一唐，庚至三卯東先西明彌生經…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經受決)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東晉錄	彌勒下生經 成佛淨譯	彌勒當生經 來西晉譯	彌勒作佛時事 經東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譯 佚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 齊政刪定	目錄撰者 補充說明
大周刊 定眾經 目錄卷 四，大 乘重譯 經目	彌勒成佛經一卷，一名彌勒當來下生經，第一十七紙。西晉太安年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一卷，一名彌勒受決經，七紙。秦弘始年羅什於長安逍遙園譯，出內典錄及長房錄	彌勒成佛經一卷，第二譯，與法護譯者大異，十九紙。秦弘始四年羅什於長安譯，見長房錄。	彌勒來時經，一卷三紙。出達摩爵多羅錄				彌勒作佛時事經，一卷八紙。出寶唱錄。	彌勒下生經，一卷第三譯。梁武帝承聖三年，眞諦於豫章縣寶田寺譯。出長房錄。	彌勒成佛經，一卷第三出亦云，首云大智舍利佛。蕭齊釋道標譯，江州沙門道重飾。出長房錄	彌勒菩薩本願待佛經一卷，秦弘始年羅什出長房錄。觀彌勒菩薩兜率天經一卷，名彌勒生，宋武帝世京房已一本。同譯。按：上列或本單左同見《開元錄》卷十二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經受決）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東晉	彌勒下生成佛經 義淨譯	彌勒當來生經 西晉譯	彌勒作事經 東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 梁眞諦失譯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 齊刪定	目錄撰者 補充說明
卷十二，大乘闕本									彌勒下生經一卷（闕本，據索引）		（另）彌勒成佛經二卷
卷十三，大乘修多羅藏			彌勒下生經，一名彌勒受決經	彌勒成佛經一卷，十九紙（據索引）	彌勒來時經，三紙						（另）觀彌勒菩薩生兜率天一卷，一名彌勒下生經
卷十五，偽經目錄									彌勒下生經。古傳偽（索引列此）		
開元釋教錄卷二，總括錄	（闕本）彌勒成佛經，初出彌勒下生經，二，七見眞僧道及錄。紙畧錄祐						彌勒當來生經，一卷，初出與彌勒來時經同本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經(經受)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彌勒下生佛經 淨譯	彌勒當經失 來西晉譯	彌勒作事 佛經東晉失 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 譯佚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政 刪定	目錄撰 者 補充說明
卷三， 總括群 經錄					彌勒來一第與彌生同見錄藏，譯諸錄未似代，晉 彌勒經，出什下等，上入經知，譯而，遠經於 彌勒時卷三羅勒經本法。見莫主失闕書是之編末			彌勒作事卷錄字二彌時同見錄舊經東源 彌勒時一祐事第與來等，唱前譯爲失 彌勒佛經，無，出勒經本寶。失，晉。			
卷四， 總括群 經錄， 秦姚氏			彌勒下經，一勒經云舍與來同第亦勒經當佛當佛二及錄 彌生卷名受。大利彌時本四云成亦下或下。秦僧。	彌勒成佛經，護成同弘年見錄佑 彌勒卷出法勒經，四。秦僧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經受)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彌勒下生成佛經 義淨譯	彌勒當經失 來西晉譯	彌勒時經 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真諦佚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政定	目錄撰 者補充說明
卷六， 總括群經錄， 梁蕭氏								彌勒下生經一卷，承聖三年於豫章寶田寺譯，第五出。與羅什等出者同本		
卷九， 總括群經錄， 大唐傳譯之餘					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第六出，與羅什彌勒下經等同本，大足元年於東都大福先寺譯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經受) 鳩摩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東晉錄	彌勒下生佛經 成義淨譯	彌勒當生經 西晉譯	彌勒作事經 東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譯	彌勒成佛經 道齊刪定	目錄撰者 補充說明
卷十二，有譯有本			彌勒下生經一卷，一名彌勒受決經，初云舍利弗。三摩羅鳩摩什譯，第四譯	彌勒成佛經一卷，與後經(經來時經)異本。姚秦鳩摩什譯，第二譯一闕	彌勒來時經一卷，失譯，出錄上。今附錄第三譯。	彌勒下生佛經一卷，唐代義淨譯，第六譯				智昇：房內錄：下，大利，先安釋譯齊沙政，此或然釋乃公詮僧非之縱標，有周至，刪年遠述，參彼政，(接下)	來時經、下生佛經異前譯一闕

[illegible]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受決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東晉	彌勒下生經 佛淨譯	彌勒當生經 西晉	彌勒作事經 東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譯 佚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 刪定	目錄撰者 補充說明
卷十六，別錄中支派別行經											(大部抄行勒經，一第四在國難七編中之出)彌生卷增含十佛衛阿說新。下一出阿四卷舍因請紙上。
卷十七，別錄中刪略繁重						(新譯補闕)彌勒下生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					
卷十九，大乘入藏錄			彌勒下生經，一一勒經彌佛云成亦下佛初智弗紙名授亦勒經當佛下佛大利七	彌勒成佛經，一紙(按：據九出說於此)	彌勒來時經，三紙	彌勒下生經，義淨三譯，五紙					觀彌勒上率一亦勒菩薩兜率經，彌生八卷，云彌上，八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受決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東晉錄	彌勒下生成佛經 義淨譯	彌勒當經失 來西晉譯	彌勒作事 經東晉失 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真諦 譯佚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 齊政刪	目錄撰 者 補充說 明
卷十九，大乘入藏錄（重出）			彌勒下生經一卷，一名彌勒受決經亦云彌勒成佛經亦云當下成佛亦云生成佛初云大智舍利弗，七紙。姚秦三藏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一卷，一十七紙姚秦三藏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一卷，三紙失譯，今附東晉錄	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義淨三藏新譯，五紙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亦云彌勒上生經，八紙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開元釋教錄略出卷第一			彌勒下生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一卷，失譯	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唐三藏義淨譯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 (經決)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 附錄 東晉	彌勒下生經 成佛淨義	彌勒當來生經 西晉譯	彌勒作佛時 事經 失譯 東晉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 譯 佚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 齊政定	目錄撰 者 補充 說明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四，總集群經	彌勒成佛經一卷，初出一名彌勒當來下生經，太安二年出，見叢道眞錄及僧祐錄，十七紙						彌勒當來下（按：下字明本無）生經一卷初出與彌勒來時經等同本（安公錄中失譯經，今闕本）				
卷五，總集群經錄				彌勒來時經一卷，第三出，與羅什彌勒下生經等同本，見法上錄				彌勒作佛時事經一卷，祐錄無事字。第二出，與彌勒來時經等同本，見寶唱錄。			左列是入藏見經莫知譯主，似是遠代之經故編於晉末；作佛時事經爲東晉失源。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經受決）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東晉	彌勒下生經 成義淨譯	彌勒當經失 來西晉譯	彌勒作事 經東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 譯佚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 刪定	目錄撰 者 補充說明
卷六， 總集群 經錄			彌勒下生經一卷，一名彌勒受決經，初云舍利弗，第四與彌勒來時經同本，亦云彌勒經下生成佛或當下成佛。秦錄及僧祐錄。	彌勒成佛經一卷，第二出與彌勒成佛經同本，弘始元年。見秦僧祐錄							
卷九， 總集群 經錄									（闕本） 彌勒下生經一卷，承聖三年章寶田譯，第五出，與羅什出本。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經 (經決) 鳩摩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時經 失譯 晉附錄	彌勒來生 成佛淨義	彌勒下經 佛經譯	彌勒當生 經失譯	彌勒佛時 經東晉譯	彌勒作事 經失譯	彌勒下經 竺真諦譯	彌勒成佛 經道齊刪	目錄撰 者補充 說明
卷十三， 總集錄						彌勒下佛 生成一卷 經，與羅 什下等， 元月二日 東京先。 譯。							
卷二十一， 有譯有本													(按：與 內容開 元釋卷 十二同)
卷二十四， 有譯無本	彌勒成佛 經一名彌 勒當來生 經。西晉 竺法護譯。 第一。此 前後兩譯 存。						彌勒當生 經一卷， 竺佑錄公 失附錄譯 西晉第一	彌勒佛時 經一卷， 竺佑錄公 失附錄譯 西晉第一	彌勒作事 經一卷， 竺佑錄公 失附錄譯 西晉第二	彌勒下經 竺真諦譯， 第五。			右(左)三 經同本， 前後六譯 ，三闕。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經受）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彌勒下生成佛經 義淨譯	彌勒當經失 來西晉譯	彌勒作事 經東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佚譯	彌勒成佛經 道標齊刪定	目錄撰者 補充說明
卷二十六，別錄中支流別行錄											（大部之中抄出別行）彌勒下生經一卷，出增一阿含第四十四卷佛在舍衛國因阿難請說新編上。
卷二十七，別錄中刪略繁重					（大乘經新譯補闕編入）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義淨三藏新譯，五紙						

大藏經目錄	經卷名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譯	彌勒下生經(受決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成佛經 鳩摩羅什譯	彌勒來時經 失譯附錄 東晉錄	彌勒下生成佛經 義淨譯	彌勒當經失 來西晉譯	彌勒作事 佛時經 東晉失譯	彌勒下生經 梁眞諦 梁眞佚譯	彌勒成佛經 道標譯 齊道政刪定	目錄撰 者 補充說 明
卷二十九，大乘入藏錄		彌勒下生經一卷，一名彌勒受決經亦云彌勒(成)佛經亦云當下成佛經亦云下生成佛經，初云大智舍利弗。七紙	彌勒成佛經一卷，一十七紙(索引據開元卷十九重出目錄列於此)	彌勒來時經一卷，三紙	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義淨三藏新譯，五紙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亦云彌勒上生經。八紙
諸阿門梨眞言密教部類總錄卷上，彌勒法		彌勒下生經一卷，一名彌勒受決經，亦云彌勒成佛經，當下成佛經，亦云下生成佛經。貞元圓覺梵釋	彌勒成佛經一卷，貞元圓覺梵釋(據索引)	彌勒來時經一卷，貞元圓覺梵釋	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義淨譯。貞元圓覺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亦直云彌勒上生經。貞元圓覺梵釋

三、目錄資料比較

依照前面表列的順序，說明比較各經錄資料的同異，並爬梳各經典的版本流變。首先考之現存於《大正藏》經集部的五部經典——竺法護譯《彌勒成佛經》、鳩摩羅什譯《彌勒下生經》、鳩摩羅什譯《彌勒成佛經》、失譯人名附東晉錄《彌勒來時經》、義淨譯《彌勒下生成佛經》，並以現存經典互援證明，說明這些經典是否都是「同本異譯」。第二部分是處理「闕本」的彌勒經典，計有西晉失譯的《彌勒當來生經》、東晉失譯的《彌勒作佛時事經》、梁真諦譯《彌勒下生經》及齊道標譯的《彌勒成佛經》。

以下經錄資料引用，以最早的說法且正確者為準，若經錄撰者有歧出看法，則以其他經錄說法比較考證之。又，經錄中考證分類最詳者當推《開元錄》，故本文在比對資料異同的意見，也多側重之。

(一)彌勒五部經考

1. 竺法護譯《彌勒下生經》

- (1)譯者《祐錄》卷二〈新集經律論錄第一〉，根據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所載，列出彌勒成佛經一卷，並考證說明包括成佛經共一百五十四部經，是晉武帝時，竺法護到西域得胡本還，自太始中至懷帝永嘉二年(266-308A.D.)以前所譯出(僧祐：頁9)。
- (2)版本《祐錄》卷二〈新集異出經錄第二〉載「胡本同而漢文異」的異出本，說法護譯本與羅什譯彌勒成佛經「異出」。《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載兩經譯文大同小異，太安年法護譯本為十七紙，稱第一譯；羅什於弘始四年譯出者為十九紙，稱第二譯。
- (3)譯時《長房錄》卷六記此經於「太安二年」(303AD)譯出。
- (4)譯名《長房錄》卷六記「彌勒成佛經」「一名彌勒當來下生經」。
- (5)內容及篇幅《靜泰錄》記「一卷，十七紙」。
- (6)存佚《開元錄》卷二載太安二年出的本子是闕本，卷十四說明此經前後兩譯，一存一闕(按：存者是羅什第二譯本，見同書卷十二)，可見在唐時，智昇已不見法護譯本。以下經錄法護譯本皆列闕本。

【按】現存《大正藏》經集部的竺譯本，內容與東晉僧迦提婆譯的《增一阿含經》卷第四十四不善品(三)完全相同，因此有人認為此經應當不能算是竺法護譯的。《開元錄》卷十六載「大部中抄出別行」的本子，其中有「彌勒下生經一卷」智昇說是「出增一阿含經第四十四卷，佛在舍衛國因阿難請說」並標明是「新編」，《大周刊定眾經目錄》不載，可見此彌勒下生經自增一阿含經中抄出，當是在《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完成以後到《開元錄》完成前的三十五年間(695—730AD)。但是智昇仍以法護譯本為闕本(卷二十四)，與此新

編下生經無涉。新編下生經篇幅「七紙」，法護本為「十七紙」，也說明兩者不同。且現存題名法護譯的內容，正是抄自增一阿含的內容。由此可知，現存法護譯本，當是後人將唐時抄自增一阿含的彌勒下生經，視為闕本的法護譯本。

若考之《開元錄》分羅什譯本成佛經、下生經為不同本，成佛經與法護本大同小異的說法（詳下），則法護本的內容及篇幅應當更接近現存成佛經「世尊告舍利佛」（十九紙），而非增一阿含版的「佛告阿難」（七紙）。

(7)其它《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列有包括法護譯本的十一經（實際上是九經，扣掉彌勒上生經外，應是八經），認為這些經是「同本別譯」。但是根據《開元錄》卷十二及卷十四的考證：

竺譯與羅譯的成佛經是同本二譯

附西晉錄的彌勒當來生經失譯闕本第一譯

出寶唱錄今附東晉錄的彌勒作佛時經失譯闕本第二譯

出法上錄今附東晉錄的彌勒來時經失譯有本第三譯

羅什譯彌勒下生經有譯有本第四譯

真諦譯彌勒下生經有譯闕本第五譯

義淨譯彌勒下生成佛經有譯有本第六譯

以下同本六譯，三存三闕。可見智昇並不認為以上八經皆同本。由於《大周刊定眾經目錄》以前的經錄對於版本的考證並不周全詳細，以致異說迭出，如下表：

	竺譯下 生經	羅譯下 生經	羅譯成 佛經	來時經	當來生 經(闕)	作佛時 事經	真諦譯 下生經	道標譯 成佛經
法經錄	v	v	v		v			
仁壽錄	v	v						
靜泰錄	v	v		v				
內典錄	v	v		v				
大周刊 定目錄	v	v	v	v	v	v	v	v

注：「v」表示同本異譯。

2.鳩摩羅什譯《彌勒下生經》

(1)譯者鳩摩羅什，各經錄無異。《祐錄》卷四記失譯雜經列有彌勒受決經一卷，闕本，以下經錄皆刪此說。

(2)版本《開元錄》卷四根據二秦錄及僧祐錄云：「與彌勒來時經同本」是第四出的譯本。

與竺譯不同本，說見上文。

(3)譯時《祐錄》云：晉安帝時秦姚興弘始三年在長安譯出。《古今譯經圖記》卷三則以爲弘始三年羅什至長安，四年起至十一年才開始譯經。有些經錄並只記弘始年間譯。

(4)譯名《法經錄》卷一云：「彌勒受決經，一名彌勒下生經」《仁壽錄》卷二「彌勒下生經」。

(5)內容及篇幅《祐錄》卷二云「一卷」。

《靜泰錄》卷二云「六紙」《大周刊定眾經目錄》云「七紙」《開元錄》卷十九云「七紙」並記內容「初云大智舍利弗」。從一卷七紙說。

(6)存佚依上見「初云大智舍利弗」說，是現存版本無誤。

3.鳩摩羅什譯《彌勒成佛經》

(1)譯者鳩摩羅什，各經錄同。

(2)版本《長房錄》卷八云「與法護出者大同小異」「是第二譯」根據《開元錄》，此經當與羅什譯彌勒下生經不同本，今從《開元錄》。

(3)譯時《祐錄》卷二記弘始三年出，《長房錄》卷八記四年出，以下經錄皆從《長房錄》。

《貞元錄》卷六云「元年出」，應是訛誤。

(4)譯名《祐錄》卷二云「彌勒成佛經」，各經錄同。

(5)內容及篇幅《祐錄》卷二作「一卷」與法護本爲同本異譯。《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作「十九紙」，並說明與法護十七紙譯本內容大同小異。

(6)存佚各經錄皆作「有譯有本」。

4.失譯人名附東晉錄《彌勒來時經》

(1)譯者《靜泰錄》卷二記「闕本，訪得」《開元錄》卷十二云「失譯，出法上錄，今附東晉錄。」

(2)版本《開元錄》卷三云「與羅什下生經等同本。」

(3)譯時《開元錄》卷三云「莫知譯主，諸失譯錄闕而未書，似是遠代之經，故編於晉末。」卷十二云「附東晉錄」。

(4)譯名作「彌勒來時經」，各經錄皆同。

(5)內容及篇幅《靜泰錄》云「一卷，三紙」。《內典錄》卷九選眾經適合轉讀者，曾批評此經「詞理不具」不適宜轉讀。《開元錄》卷三則說此經「入藏見經」「似是遠代之經」，可見智昇認爲此經文字似遠代具質樸特色，且其入藏錄，應該不會認爲此經「理不具」。

(6)存佚自《靜泰錄》卷二載此經「闕本，訪得」此後經錄撰者亦不疑。《開元錄》卷十二且列入「有譯有本」。現存《大正藏》經集部所蒐者當是此經。

5. 義淨譯《彌勒下生成佛經》

- (1) 譯者《續古今譯經圖紀》云義淨譯。
- (2) 版本《開元錄》卷九云：「與羅什彌勒下經等同。」根據智昇的考證，這個版本前後共六譯，此經是第六次譯出。
- (3) 譯時《續古今譯經圖紀》記譯出時間是約數即：武則天「久視元年庚子」到「長安三年癸卯」這段他侍在東都福先寺及西京西明寺譯經的時間。《開元錄》卷九云「大足元年於東都大福先寺譯」詳細指出譯此經的時間地點。《貞元錄》卷十三甚至把詳細時間「九月二十二日」都寫出來。
- (4) 譯名《續古今譯經圖紀》云「彌勒下生成佛經」，各經錄同。
- (5) 內容及篇幅《續古今譯經圖紀》云「一卷」《開元錄》卷十九云「五紙」。
- (6) 存佚《續古今譯經圖紀》記此經譯出，以下經錄都云「有譯有本」。現存《大藏經》經集部所蒐，應是此經。

(二) 闕本的彌勒下生經

1. 西晉失譯《彌勒當來生經》

- (1) 譯者《祐錄》卷三載安公失譯經錄，有彌勒經一卷。
- (2) 版本《開元錄》卷二云：「初出與彌勒來時經同本」卷三云「彌勒來時經與羅什彌勒下生經同本」卷十四云「僧祐錄云安公失譯經」所以智昇將之附於「西晉錄」並定為這個版本的「第一譯」。
- (3) 譯時《開元錄》卷十四將之附於「西晉錄」，但是這本經在道安時即已「失譯」，《祐錄》卷三列為安公失譯經，故其譯出時間當在道安(312-385AD)之前。《開元錄》卷十四將之附於「西晉錄」，道安生於西晉末(西晉 265-317AD)，故附編於西晉錄當屬合理。
- (4) 譯名《祐錄》卷三載安公失譯經名云「彌勒當來生經」，各經錄皆從之。
- (5) 內容及篇幅《祐錄》卷三載安公失譯經名云「一卷」，各經錄從之。
- (6) 存佚《祐錄》卷三載安公失譯經共一百四十二部，僧祐說九十二部今並有其經，其餘五十部他並未說「闕本」，然以常理推斷當是闕本。《仁壽錄》卷五即列為「闕本」，其後經錄皆同。

2. 東晉失譯《彌勒作佛時事經》

- (1) 譯者《祐錄》卷四云「失譯」
- (2) 版本《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云「出寶唱錄」《開元錄》卷三云「與彌勒來時經同本」，按：如前述，即與羅什彌勒下生經同本。

- (3)譯時《僧祐》卷四認為此經是新撰失譯闕本。《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云「出寶唱錄」，《開元錄》卷三則以此說考之，認為此經「見於寶唱錄」，可見在梁僧寶唱時，其所蒐經錄提到此經名，與僧佑所說是當時（梁）新編的說法合，故說「前舊失譯經，為東晉失源」，卷十四云「附於東晉錄」。
- (4)譯名《祐錄》卷四云「彌勒作佛時經」。《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根據《寶唱錄》記為「彌勒作佛時事經」。《開元錄》卷四云「祐錄無『事』字」，從《寶唱錄》。
- (5)內容及篇幅《祐錄》卷四云「一卷」《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根據《寶唱錄》說「八紙」。《開元錄》卷十四有譯無本錄從之，但此處文字作「乃紙」，應為《大藏經》之訛誤，對照《貞元錄》卷二十四同版文字便清楚了。
- (6)存佚《祐錄》卷四說闕本，其餘經錄亦編於「有譯無本」錄。

3. 真諦譯《彌勒下生經》

- (1)譯者《祐錄》卷四失譯雜經錄列「彌勒下生經」，並注明是異出本。《內典錄》卷四梁朝傳譯佛經錄，則詳列梁真諦所譯的彌勒下生經。《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也說梁真諦譯，且交待資料出自《長房錄》，可知《祐錄》所說應是此經。《開元錄》從之。
- (2)版本《開元錄》卷四云「與羅什等出者同本」。並改正《內典錄》卷四所說「第二譯」，《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說「第三譯」，將之考定為「第五出」。
- (3)譯時《內典錄》卷四云「承聖三年於豫章寶田寺出」。
- (4)譯名《祐錄》卷四《內典錄》卷四云「彌勒下生經」，各經錄同。
- (5)內容及篇幅《祐錄》卷四云「一卷」。《內典錄》卷四沒有注明卷數。《古今譯經圖紀》卷四記「一卷」。以下各經錄同。
- (6)存佚《祐錄》卷四云「未見其本」。《開元錄》卷十四「有譯無本」錄列此經。

4. (後秦)道標譯，前齊道政刪定《彌勒成佛經》

- (1)譯者《內典錄》卷四在前齊朝傳譯佛經錄中列「彌勒成佛經」，認為此經本是長安道標譯，後來齊朝道政加以刪定。《開元錄》卷十二列羅什譯彌勒下生經，認為所謂道標譯本，其實就是羅什此經。智昇論點有五：
 - a. 道標只是羅什門下詮義之僧，非翻譯之主。
 - b. 縱使是道標所譯，文義應當無不周處。不必等到齊世道政來刪定。
 - c. 從後秦到齊世已有一段時間，在傳抄時難免產生敘述參差的情形，但並不表示此經譯出的文義有不周。所以說道政刪定此經，並不能服人。
 - d. 經文的子注仍然明說「秦言」，所以應該是秦時所譯出的。
 - e. 總上論推結為羅什譯出的「彌勒下生經」。依智昇所考，此經應當就是羅什譯出的彌勒下生經，不必歧出道標譯本。

(2)版本《內典錄》卷四云「是第二出，小異護什本」「亦名成佛又云下生」。

【按】a.《內典錄》先說此經與護什同一胡本，又說是第二出，便與同書卷三記載羅什譯成佛經「第二譯，與法護出者大同小異」的說法重疊，智昇說道標是羅什門下詮譯之僧，而非翻譯之主，其說應可採納。《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云「第三出」，亦是誤解。b 但是，此經名到底是成佛經還是下生經，《內典錄》並無肯定說法，只說「其經首有大智舍利弗」。考《開元錄》卷四說羅什譯的「彌勒下生經，初云大智舍利弗，第四出，亦云當下成佛經」，可見此經應當是與羅什譯的下生經同本，而不是法護譯的成佛經同本。因此，a. 說確定道標所譯經，即羅什譯出。b 說確定此經版本與羅什下生經同。結論當如智昇所說，此經就是羅什譯的彌勒下生經。

(3)譯時《內典錄》卷四說是齊世道政刪定此經，但不知是齊世何帝何年。依上文引智昇《開元錄》卷十二所論 c.d. 兩點，應出於秦譯，非道政刪定。

(4)譯名《內典錄》卷四云「亦名成佛又云下生」。依前文 2. 根據版本 b 引《開元錄》資料，應名「彌勒下生經」。

(5)內容及篇幅《內典錄》卷四云「其經首有大智舍利弗」。《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云「一卷，首云大智舍利弗」。《開元錄》卷十二亦云「初云大智舍利弗」。

(6)存佚《內典錄》卷四根據齊朝錄所說的道政刪定本，沒有說明存佚情形。《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提到此本，也沒有說明存佚情形。《開元錄》卷十二將此說附於羅什譯有譯有本的彌勒下生經底下討論，並針對前說誤謬處考證，確定是羅什譯。依此說，應將道政改本刪去，後來的《貞元錄》已從之。

四、結語

依上文所論，漢譯版本的彌勒下生經，在唐代經錄撰成時，已有八種，依譯出的時間先後排列，其譯者、經名、譯出時間、卷數、篇幅（紙數）、存佚情形，分別是：

1. 竺法護譯，《彌勒成佛經》，晉惠帝太安二年出（303AD），一卷，十七紙，唐時列為闕本。
2. 西晉失譯，《彌勒當來生經》，約西晉（265-317AD）時出，一卷，道安時（312-385AD）即列為闕本。
3. 失譯人名附東晉錄，《彌勒來時經》，約東晉時（317-420AD），一卷，三紙，有譯有本。
4. 東晉失譯，《彌勒作佛時事經》，約東晉時（317-420AD）一卷，八紙，闕本。
5. 鳩摩羅什譯，《彌勒下生經》，後秦姚興弘始三年出（403AD），一卷，七紙，唐時存。
6. 鳩摩羅什譯，《彌勒成佛經》，後秦姚興弘始三年出（403AD），一卷，十九紙，唐時存。

7. 梁眞諦譯，《彌勒下生經》，梁元帝承聖三年出(554AD)，一卷，闕本。

8. 唐義淨譯，《彌勒下生成佛經》，武則天大足元年出(701AD)，一卷，五紙，有譯有本。

原列齊道政刪改的彌勒成佛經，已經證明即是羅什譯的彌勒下生經，故將之略去，只列八種版本。

這八種版本中，根據《開元錄》的考定，又分爲兩種版本。第一種是彌勒下生經一系，有六次翻譯，第一譯是西晉失譯的彌勒來生經，第二譯是東晉失譯的彌勒作佛時事經，第三譯是東晉失譯的彌勒來時經，第四譯是後秦鳩摩羅什譯的彌勒下生經，第五譯是梁眞諦譯的彌勒下生經，第六譯是唐義淨譯的彌勒下生成佛經。其中第一、二、五譯都是闕本。

第二種是彌勒成佛經一系，有兩次翻譯，第一譯是竺法護的彌勒成佛經，第二譯是鳩摩羅什的彌勒成佛經，其中第一譯在《開元錄》《貞元錄》被列爲闕本。

另外，《開元錄》卷十六及《貞元錄》卷二十六都載有「大部之中抄出別行」的經錄，其中提到彌勒下生經一卷，出增一阿含經第四十四卷，這個版本經比對經錄的資料，並不是法護譯的本子，所以現存於《大藏經》經集部竺法護譯的本子，應當改正爲「出增一阿含經」。

文獻版本及參考書目

《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目錄部，臺北：新文豐，1994 修定版

《大正藏》第五十四部·史傳部，臺北：新文豐，1994 修定版

印順法師，《淨土與禪》，收入《妙雲集》下編之四，臺北：正聞出版，1992 修定版

香川孝雄等，《彌勒淨土與菩薩行研究》，臺北：大乘文化，1979

業露華釋譯，《佛說彌勒上生下生經》，高雄縣：佛光出版社，1996

梁啓超等，《佛教目錄學述要》，臺北：大乘文化，1981

陳士強，《佛典精解》，臺北：建宏出版社，1995

《佛光大辭典》「大藏經目錄」條 p.900-903，台北：佛光出版社